四書湖南講

中庸論誠篇

中庸全書一言以蔽之曰誠而已矣誠者　總是發明

此真心天命之性未發之中即誠者天之道也率性之道脩道之教發而中節之和即誠之者人之道也此真心藏於不睹不聞最隱最微極於位天地育萬物莫見莫顯見即在隱微中故其功夫只在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以慎獨惟獨慎則中和致而位育兼舉之矣首章已括盡大旨後乃詳發之蓋中庸之名創自仲尼而有君子小人真偽之辨專在獨處之慎肆如偽中庸固為斯道大蠹即同在道中而無奈中庸之至知行稍有過不及便為賢智愚不肖之不明行必如舜之知回之守夫子所

論之強庶不爲素隱之述遵道之廢而爲依中庸之聖人方是脩道謂敎之的也蓋道不徒隱乃費而隱者又以費狀乎莫見天地聖人之有憾不盡而愚夫愚婦反可與知與能正是率性謂道處故察乎天地者即造端於夫婦不遠人以爲道而歸於忠恕不願外以爲行而歸於反身皆是造端夫婦而自邇自卑者然高遠寧外是哉高遠莫如鬼神乃主宰造化之上帝不見不聞人不能知而默爲之體物不能遺亦正是天命謂性處舉凡天下之人即愚夫愚婦一念齋明便鬼神洋洋如在可見高遠不出此界邇中彼系隱有迹者此知有隱道邪夫婦之知能是與天爲徒而畸乎人道道半途者此知有斷道邪鬼神之體

物是與人爲徒而齊乎天而親知中庸之道。侍我可以通照引
微即以達顯就恐夫恐懼以探知能是窺隙光而知有室炬也。
就知能之一隙以察天地格鬼神是擊石火而使之燎原也。郎
微即顯即顯即微其圓如環其活如珠而非空非有皆屬逐境。
故重拈前義而云夫微之顯此只是與心貫通吃緊在於一誠。
而縈義未易輕洩至此方爲揭破若千重黑障與以日月光明。
六合八荒洞然入目鬼神天地豁然現前向道者可以心開懷
疑者爲之膽破大有驚嘆之意故云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此則
戒愼不睹恐懼不聞以愼獨洵爲功夫要著也惟誠不可揜於
是大孝可以格天達孝可以饗帝饗親五達道三達德九經而

總歸於行之者一。一者何也。曰誠也。誠之本體。原與天合而不可有形。誠之功夫。實在人爲而不容稍委。非本體無以印功夫。非功夫無以完本體。故發天道人道性教之旨。而歸諸誠明明誠之合一。自後盡性之參贊。致曲之動變。前知之如神。自成之成物。博厚高明悠久之配天地。無非形容此然與心卷之不盈一握。放之則彌六合。所謂位天地育萬物者。俱在於此。無處不是其顯見。而其實乃不見不動無爲。復歸於於穆之命不顯之一德。則仍不出乎隱微中者。此誠乃未發之中。而發之中節。即爲禮。不得有兩。故有天地萬物之淵浸。即有三千三百之品節。必脩德凝道。以崇禮。方能明哲保身。有德而無時位。則守禮。有德

而來時位則制禮以訓乃誠中之作用不可獨廢而樂節之者惟仲尼彼以帝王天地爲法程分之爲小德之川流則有臨與容洗敬別之時出合之爲大德之敦化則大經大本化育之無倚而結之以苟不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是顯見之禮又合於隱微之誠而中和庶不至兩歧斯爲天人合德中庸乃有究竟也末章歷歷引詩乃咏嘆前文衣錦尚絅即前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潛伏孔昭不愧屋漏即前戒愼不睹恐懼不聞無言靡爭百辟刑之即前致中和而位育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即前天命之性借證詩辭而抽繹其義總以結一書之旨者要之天命爲學問源頭故首言天命謂性中言體物鬼神言於

極天命。末言天載無聲臭。舒舒迎出以作主張。微顯爲天人關竅。故首言莫顯乎微。中言費而隱、言夫微之顯。末言知微之顯、舒舒然出以作樞紐。而究實不外於真心、只是一誠。故首言愼獨、言未發之中、即是誠字之意。中言誠不可揜、言反身不誠、遂詳發此誠字、維帶及於德、而合之達天德、終以誠爲究竟焉。中間又推本於明善者、乃爲見地不同、全體終屬真心一假。固爲小人之中庸、與心一偏、亦爲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求其顯微無間、天人交徹、即以此真心照之、是爲明善。又與大學之明明德相合、蓋誠與明原無兩體、而明即所以明其誠。中庸之與大學、雖異而實同者耳。

中庸湖南講　全卷

錢塘葛寅亮　講

仁和張殷甫　錄淵
錢塘吳太冲　錄演
仁和柴世埏　錄商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敎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批〕中庸重誠開首論性命於天而究歸位天地以人合天功夫只在慎獨是卽誠字之意而全書因重發誠字其旨更可見矣

天命猶言上天之所付人雖非諄諄命之而以陰陽之氣健順之理化生萬物未嘗不降鑒於上人性雖無始自有而生身和合處必借其氣以成形則亦必借其理以成性而仰承其付畀若上天之命令於我者皆然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此可爲證故說天命之謂性然以自有之性而屬之於天要只是借言以見人與天原一脈相通其感應不爽則作獨中之隱戒其凝承無二則啓位育之猷因首言俱括於內是所謂以攏總貫者若直指性體則不在此當於下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

方見率乃直達本性出來。蓋性中若有一毫造作便不是本然之體。故後章論誠者非竟要不思不勉的纔是。惟率直行去。便喚做道。如通行道路一般也。但道既托於行。未免參差不齊。要脩治他。此有個方法。如下文用功專在不睹不聞處。乃是真傳直指。若不得毫髮。自脩在此。人之取則亦即在此。故喚做教。道率於性。則道即是吾性。不可須臾離也。若有須臾可離。即是斷滅吾性。而道無可率矣。豈得為道。此只成學者。不是道離不得人。乃言人離不得道也。故君子脩道。其下手頂門一針。絕不得向睹聞上去。蓋性體與天通。原無聲無臭。纔着睹聞。便有假借。故須於不睹不聞處用功。睹者似色從外緣。念着於睹。反不覺

得散亂。惟不睹則視於無形。散亂最易起。戒慎者持守之嚴。似乎外防。而不使有一毫散念。故以戒慎屬不睹。聞者似聲從內發。念動於聞。反不覺得昏沉。惟不聞則聽於無聲。昏沉最易入。恐懼者兢惕之至。似乎內操。而不使有一毫昏念。故以恐懼屬不聞。然此皆以近似別之。究竟兩所字。實有所指。乃是下文未發之中。此處且欲狀其隱微。故以不睹不聞指點之。然則戒慎恐懼。亦非有兩。不過狀其無散與昏。總是提常惺一念。乃存養之法也。此不睹不聞。視之不見爲隱。索之無跡爲微。然無形可見。而實不離乎形。無聲可聞。而實不離乎聲。亦是莫見莫顯的。即隱即見。即微即顯。更無兩境。所謂一塵不立。萬法齊彰。性體

當下即留下文中和一致而位育即應正足相證此見不睹不聞中關繫甚爲吃緊獨字是單單只此本念即指不睹不聞亦即隱微慎即指戒慎恐懼蓋性體上毫髮不容攀援其功夫亦毫髮不容假借故復狀以獨字其實即申解不睹不聞所以當戒懼之故無另一義者玩一故字承上可見此乃言脩道之功而性字尚未實指於是借喜怒哀樂之情就中指出示人凡情有所着便偏向一隅未發時試一返照止有惺惺之念不着纖不着見不着微不着顯色空雙遣有無互融這謂之中中即是性體堯舜允執厥中左傳民受天地之中以生皆此也發乃纔發時有感而動者中節者以中爲節不至有過不及未發爲四

虛之中。發時爲一事之中。境有別而理不殊。此雖喜怒哀樂各有專用而適當其時。此是和諧。故謂之和。未發是本體。發是作用。發卽在未發之中。乃本體上感而遂通。過而不留者。不得以未發已發作對待也。中爲大本者。心若有所向着一物。去了他物便收攝不來。中則一物不着。而物物無不該括。如極大根幹無窮生意。皆此包含。和爲達道者。情若乖忤。便有阻滯。和則與物無忤。那裏通不去。如極大道路。任你到處通行。皆無有阻。此中和皆是指性。而但有體用之分耳。大本達道中。於天地萬物原無不該。其分量是廣大。致者。能推極其量而無欠也。其功只在不睹不聞處戒懼。覆申前義。乃以起下位育之意。人性與天

命原相合一中和有一毫虧欠便與天有一毫隔絕樞紐轉不
來惟致之而務其極則吾之精誠直與天通志壹動氣故能位
天地育萬物位如三光全寒暑時山不崩川不竭之類育如民
安物阜鳥獸魚鱉咸若之類乃是實事非虛論其理者三代以
上聖人禮樂刑政交得其當於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
宜固自歷歷可驗但此猶是粗迹看後章論配天配地而云不
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是所重全在精誠感格神往神來
處轉移耳位育即在中和內可見天地萬物即在吾性體內即
隱微即顯見只一未發之中可證本體只一慎獨之法可竟功
夫後文誠字之旨已括於此斯爲盡性以合天之學

演凡人咸具有性。何以得名。上天賦畀之命。即是人生心之處。乃謂之性。直率此性。別無一毫矯揉。即是通行之道路。乃謂之道。道托於行。未免參差。脩整之使復於性。必有用功方法。乃謂之教。道也者。既率於性。不可須臾舍離也。若有可離。是斷滅吾性而失其所率。即非道也。是故君子用脩道之功。其緊要處。不在視聞。脩飭惟戒愼乎其所不睹處。恐懼乎其所不聞處。於此提常惺之法。蓋不睹不聞。雖若幽隱。而天下之極明見者。莫過於此。雖若細微。而天下之極彰顯者。莫過於此。惟隱微。即爲見顯。故君子於不視不聞之獨。必戒愼恐懼以愼之也。此是脩道功夫。而欲識性體。當於喜怒哀樂視之。方其未發。隱微顯見。

俱虛圓無着乃是性之本體謂之中方其發以中爲節與未發之中無忤乃是性之作用謂之和中也者不着一物而無物不包天下之最大根本也和也者不忤一物而無物不通天下之直達道路也此中和分量天地萬物原俱可該括人若能用戒懼功夫致極此中和之量則與天命相爲合一可以轉移造化而天地淸寧以位焉萬物生息以育焉此可見天下之顯見者即在隱微中出而君子以教復性至此方無餘欠也

商劉在明問天命謂性旣是借言畢竟性體是怎麼樣的答曰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語可謂指點極親切矣更有何可說曰此只是借情言性實非本體曰中字豈非是本體曰畢竟借喜

怒哀樂影出卽中字亦未見明指若何。曰性體原不睹不聞。所謂思維路絶，語言道斷者。有可指示。卽非本體。故孟子以仁義禮智所發之端影性。政如本書以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影性。皆善巧說性者不得巳。以靈覺之心釋之。蓋人心之靈。上徹天下徹地。往古來今。無所不屆。雖昏睡之中而有觸卽知。雖形朽之後而此靈不滅。故中和一致。位育隨應。有神往神來者。亦卽人之本命元神也。然此只影響言之。更不如中字之爲渾成。柴世挺曰。今人心內一注想。亦覺無處不到。豈能便與天通而致位育。曰此識想之心。而非靈覺之心也。若靈覺之心。則豚定起慧。如孔子之知天命。自信知我其天。必能與天相爲冥契。而默默

維持矣然豈惟人有靈覺之心天亦有靈覺之心人惟把天人形相分覩了所以說天只認做日月星辰風雨露雷說人只認做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苟除了日月星辰風雨露雷天在那裡除了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人在那裡豈非人與天同此一點靈光互相涉入而不分彼此耶辟如一盞大燈燃於中央鉅室光固遍滿一室百千萬小燈俱燃室內光亦各各遍滿一室無有盈虧無有障礙又何小大殊劣之有人性之與天命相通或當如是林桑叢曰天亦有心有何可據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上帝降衷豈非天亦有心曰天旣有心從何運量曰帝出乎震神也者妙萬物而言後章鬼神體物正天心之運量處故說夫微之

顯即應莫顯乎微之旨此書中所祟關鍵者。姚思孝問中庸言性不言心必非無故敢問何說答曰中庸欲直指性體故不言心曰既如此則今講以心釋性果相同否曰心與性總是那一點靈覺但細別之亦有不同性是無思無慮的心是能思能慮的故心之靈明活潑可游於千里可攝於一腔處處皆能覺照而性則無入無出無乎不照者再以有生論之在人身上有個肉團心雖靈覺的心不囿於此而形神原不相離一生之內既肉團的心有生死即權謂靈覺的心有合離亦可若性則從無始以來百千萬劫都在這個性裡人的一生如大海之浮漚忽起忽滅而性原歷劫不壞易云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成性乃

受生處正究到未生以前又云精氣爲物遊魂爲變見即識性遊則去而未嘗滅也性之歷生死不壞於此亦可見若後儒則以人死氣散歸太虛不復知有性矣然論心亦有即指性者蓋心貫性情推而上之就合乎性也說得他無思無慮推而下之就同乎情也說得他有思有慮心原是徹上徹下得的其于性二而一一而二者也○鄭尚友問天命一語究論人性源頭似當從天地未判萬物未生本體上說答曰推到天地未判乃是禪理大宰禪學出世必究及無始以前即天亦列於六凡儒學經世正不把世界當空故尊天以爲極則曰本書中如不睹不聞無聲無臭豈非一切當空乎日不睹不聞即說莫見莫顯無

一聲無臭根着上天之載俱有無互融事理雙妙正如禪宗即色即空之旨並不單落虛無一邊蓋性體原是如此雖千聖不能有異論也張殿甫曰後面論誠者天道只是不思不勉孟子以莫爲莫致言天命正無思勉之意此訓似確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玩者也字乃以莫爲而爲推本於天命原非直訓天命者曰後章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即如易之天行健乃謂天道流行循環不已此爲天之命脉以命脉訓命似於理更長曰予往時亦主此說但考之六經並無以命脉爲訓即維天之命亦以命令言不已者謂其降鑒時時無已乃從命上推出言之而非以不已直訓命字且以命令爲性不過借言天賦其義虛而可通

若以命脉爲性則性乃實受於天於理反滯矣是命脉之說似覺精細而揆之字義書旨俱未爲妥確○鄭孕府問以理訓性是否答曰理是個虛字卽條理緜理之理譬如剖竹的湊着竹的條理迎刃便解扯布的順着布的緜理應手分裂不然縱盡力解裂亦是徒然故理字訓作道理止可言理卽是道若性字從心從生乃心之所繇生者非可以虛字訓也曰天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不知理氣在天命上如何體貼曰理氣皆不可以釋性命但借以分剖乎性命則可天命本一而以理氣強分之則有禀氣之命有賦理之命陰陽之氣運而爲金木水火土之五行以化生萬物而宰其吉凶禍福之遇是爲禀氣之

命健順之理。運而爲元亨利貞之四德。以陰騭下民。而宰其聖哲狂愚之稟。是爲賦理之命。要之厚生正德。皆天心之所降鑒而臨於其上。其爲天命則一也。人性本一。而亦以理氣强分之。則有含識之性。有本覺之性。人皆體於陰陽五行之中。而洪範謂貌言視聽思。孟子謂聲色臭味安佚。皆我無始情識帶來。而乘乎有生之氣者。是爲含識之性。人皆心於健順四德之中。而洪範謂肅乂哲謀聖。孟子謂仁義禮知聖。皆我無始靈覺帶來。而乘乎有生之理者。是爲本覺之性。要之迷覺爲識。轉識爲覺。皆人心之所自具。永劫不磨者。其爲人性則一也。此天命謂性。則專以賦理之命。本覺之性言。蓋理能宰氣。有主從之分。覺能

破識有真妄之辨從不敵主妄不敵真惟從賦理之命本覺之性爲主而禀氣之命含識之性自必協從不待言而無不該所謂煩惱即菩提者雖二而實一者也○紫世基問管東溟分理象氣數四項解天何項最精答曰管東溟析理之精從來諸儒未有然分之有四合之實一凡積氣上浮之天只是一個氣氣一日之內運行有若干度運行中分動靜動靜中分陰陽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凡陰陽動靜之運行有個循環節次積算來便是數其運行有個次第條理不紊亂便是理這個理與數都在氣裡邊俱是不靈之物就是人身上看少不得有個靈覺之性雖道天只是個不靈之氣便會得主宰萬化這極靈的是什

麽乃是上帝管東濵云舉上帝則必通理氣象數而一以貫之誠惟然有見曰在常情看來上帝只是一尊神道若天命則與性相通之至理如何體貼得來曰詩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這上帝正是那證脩已到的聖人人若致中和以位育則博搃六氣呼吸萬靈皆其性中包括所以那證脩已到的聖人他靈覺就遍滿了世界則舉世界民物無不在其降鑒之中也後章鬼神正指上帝不見不聞而體物不遺則天命謂性乃滿盤托出矣徐時泰曰前引上帝降衷等語乃是成湯推立君安民之意謂福善禍淫自上帝操之似指禍福言與性上猶隔門他則說個上帝降衷是上帝把心托付在人身上何謂單言禍福仰指

禍福則已信上帝爲必有矣乃論天不以靈覺之上帝而以穹隆之積氣猶論人不以靈覺之心君而以軀殼之粗質是豈知論天者耶葛孟貞曰難道上帝與人人付與他恐日亦不給且性乃人所自有何以降自上帝曰人生原各有性亦各有這靈覺但無不在上帝靈覺鑒臨之中似有托付之意就是天與的一般月落萬川處處皆圓月未嘗到川而萬川無不有月所謂鬼神體物不遺者亦豈向人人伺察之耶以上天之命言性正如朝廷之以勅命授官官原是我身去做而所授繫於勅命即謂之命官蓋欲人遵奉天命常如上帝之臨而不敢稍忽故書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是即特提天命謂性之旨也此等道理

誠未易思議。然六經內明明說上帝處甚多。如何不信經言而反惑後儒糊塗之解○袁蔚先問天是上帝則今世奉天主之說。似當信從矣。答曰尊事上帝原屢見于六經何待彼來闡發。且上帝非重忠孝及好生彼謂祖宗不必祀禽獸應殺食敢于誣罔。是豈能知天道者○陸運昌問性如何率答曰率性原不着定何等人。是何所成說。話性是這般的便這般率將去論造詣惟聖人能常然而論本體即愚夫亦偶露人皆可爲聖所以又說脩道之謂教○劉亮采問此教字合之自明誠謂之教兩教字俱屬自身做工夫所謂繇教而入似不必說到教人上答曰。凡千古聖賢留下的規矩總是敎人方法然不離自身做榜

捸舍了自己，如何教人？不是教人亦成不得自己，故云誠者非
自成己，所以成物，工夫原分不得兩處。○張岐然問：舊講以不
睹不聞爲本體，戒愼恐懼爲功夫，二者恐難分截。答曰：本體是
自然的，人人俱有，卽凡夫具是；功夫是用力的，若不實做，終身
只是凡夫。然功夫都要合着本體，離了去做，便是盲修瞎行。蓋
本體功夫是二亦是一。今要看得活。陽明子又云：不睹不聞是
功夫，戒愼恐懼是本體。若不善會這兩句，作如何分曉？○虞宗
瑶問：不睹不聞，還只是靜時，或動時亦有？答曰：原說不可須臾
離，境雖有動靜，而儆覺之念無分動靜。曰：戒愼恐懼還是初學
用功，養成後似不須此？曰：此亦不分安勉。初學時念頭有失，旋

卽提囘。因要時時儆醒。功夫熟後雖已打成一片。亦要常常溫
發是就舜業。俱不廢此。乃是徹首徹尾功夫。○宋存楠問。不睹
不聞是功夫何以若是關切。答曰本文已解之矣。云莫見莫顯。
卽隱微卽顯見。此處一放鬆。則中和無處下手。根本斬而徑路
塞。任你別處用功。總是枝葉上鋪排。天地萬物。俱從此隔斷。何
以能完復吾性。而與天命相凝承乎人情所畏憚者在顯見。而
忽畧者在隱微。豈知其關繫乃在此不在彼。此功夫眞是從曾
首制人者。曰君子戒愼恐懼。出於心之自然。若說因莫見莫顯
故愼獨。則君子有爲而爲。去小人之揜著幾何。曰莫見莫顯。不
是怕他顯見。乃以發明隱微中關鍵如此。自是怨他不得正顯

出不睹不聞所以當戒懼之故○唐時雍問不睹不聞朱註謂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是併照管到睹聞處功夫更爲周匝答曰必要兼着睹聞反把不睹不聞看慢了須知不睹不聞原是隱微却能莫見莫顯則已將睹聞盡攝於中矣何必又處處去兜收○狄粲謙問隱微分貼不睹不聞似未確答曰隱是看不見的自然屬於不睹微乃微細譬如風本有聲的微風過就未必聞了隱微雖不必分屬卽分屬亦自說得去○方士亮問戒慎恐懼謂是常惺之一念旣不睹不聞安得有念答曰子以常惺之念爲有形可睹耶有聲可聞耶若併念無之則戒慎恐懼者是誰曰又謂是存養之法不識如何爲存養有謂放之彌六合

者收之即在方寸想只是求放心之謂曰心豈局於方寸中者天命謂性則人性與天命原同一脉真是豎窮三際横亘十方隱微顯見一以貫之而天地萬物皆屬吾之心體其念有禄而出乎心體之外即是不存養乃謂之不慎其念無禄而合乎心體之内即是能存養乃謂之慎全書重誠亦專任此辨别曰心體如此其大如何安置恐非着於一處即馳於他所何緣合得心體而可謂之慎曰慎只是未發之中常惺惺中則壁圓何處可容吾之着亦何處可容吾之馳若有一毫着且馳即是禄念何以云慎此中之惺惺即所謂存心養性以事天是與天命相對越者亦總不出於此也金聲曰中爲喜怒哀樂之未發較爾

似更微細何得亦以惺惺之念言曰喜怒哀樂卽念之所發也其未發則雖無衆情熾然之念不無衆情寂然之念念之寂然者卽是惺惺乎若無此惺惺則又以何者爲中此中直指性體而以無耦言爲獨以無形無聲言爲不睹不聞爲隱微止是一念惺惺一反照便見更不得以別義相參者曰愼獨與格物謂有誠明之別惺惺似屬於知恐與大學之明相混曰總一惺惺而起照以參提便是明卽敬以存養便是誠究竟非有兩體○郭凝之問中和必待養成方有還是本體自然如此答曰此中和人人俱有在聖人養成者固不必言凡夫亦莽爲情識牽擾耳苟一念撤開便已沖虛無着至於遇感雖多不要偏是無心

倜儻哉反得常斯時亦覺神情協適是中和實有偶合處何以故以本體不能盡埋沒故許國士曰常人未曾做慎獨功夫如何得中和曰若說做發成只消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便接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文氣豈不直捷謂何又着致中和一句且中和必爲之發成則非聖賢有中和凡夫絕無中和矣豈是指點性體之法○張有典問性不可明言特借喜怒哀樂以見性爲何不說謂之性乃以中字易之恐中字尚替不得個性字答曰若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性便將性落空了依得是逃見惟下個中字不着顯見亦不着隱微方與性徹內外說得圓成○陳同臣問人生念念遷流無論閒忙夢

覺似只有側發何處更討未發可以見中答曰此是識想若覺體則無論發與未發皆是一片空明境地但爲識想所覆故須探之未發人試廻光返照亦自可窺其影似○張作梢問位育全在精誠感通終是渺茫之事有何可據答曰洪範庶徵之應乃以五事貌言視聽思即關於天之雨暘燠寒風可見喜怒哀樂之與天地萬物實相爲感通者但觀庶女籲天雷飛燕地隕臣叩心風襲齊臺一匹夫匹婦精誠尚有偶然之格況盡性至命之聖人其爲轉捖陰陽轉移造化更何疑哉趙仕燁曰位育謂是實事似必聖人在天子之位方可若在下之君子如何完備得曰每見說聖人在天子之位纔得位育此是全不曉看中

庸的在位不過制禮作樂能了得發皆中節作用還有未發一段精往神來處所謂莫見莫顯乎隱微者位育樞機專在於此第觀虞廷擊石拊石鳥獸率舞孔子聞韶於齊不問齊廷亦有鳥獸之舞感通實在一擊石哉聖人得位其功業誠易設施即不得位而默祐神明幽贊化育自不可量此只論性中妙用故不當以位之有無作殊劣觀曰有謂能使一家仁讓即是一家之位育使一國仁讓即是一國之位育此實實可見亦說得真切曰此必以眼見者爲真不知本文原說個不覩不聞不向此處討個消息於中庸微旨几疑矣真所謂痴人說夢

管東溟曰三極之初渾然一物而已一物而含三光妙在有覺無覺之間而神氣之端出焉命也者先天之元氣也元氣恍惚

而含一靈即性也性也者先天之元神也元神沖漠而無朕兆即命也性命雖人身中物而命曰天命性亦曰天性若有默宰於其中者可以曰天命之謂性亦可以曰天性之謂命即此性命混合之元為人物本來面目上智非加下愚非損而名之曰性善人皆可以為堯舜皆有此耳○言天於無極之先而儀未分寧有氣質而未嘗無先天真一之性也此性乃生天生地之本豈因天命而有強而名之曰太極即釋氏真如妙性之謂孟子之道性善蓋原於此此太極生兩儀而後有天有天而後有命命非氣質孰與承之此則釋氏之所謂真如與無明相合而成人識也是故氣質之所在即天命之所在也氣質之美惡亦不待形生而後有自兩儀一分朕兆而美惡之端已起矣降本流末遊魂為變則所謂捨生趨生如汲水輪是也然則子思所指天命之性無乃兼善惡而性之者乎曰言天命必在氣質中言氣質必兼善與惡而中庸首章所謂則指最初氣質之本言也蓋不離後天氣質中而先天之真性自在焉○天不當以理謂乎曰天有四義曰理曰象曰氣曰數聖經各指其所之乾元指理統乎象帝之先性與天道之天以之上帝指象立于儀象之後郊祀配天之天以之象帝既立理運于數是曰天命則孔子五十之所知者是象數載理積氣上浮是曰天形則子貢之所謂不可階升者是然舉上帝則必通理氣象數而一以貫之

無疑也獨儒者多認乾元爲虛理而不知上帝爲實象反足以奪人之信心敬心耳○近儒言發即未發又言喜怒哀樂常發而中體卒未嘗發其言中義則晰而言發未發義則踈也此無他世儒槩認有念爲發無念爲未發豈知發與未發非有念無念之謂永嘉證道歌不云乎誰無念誰無生若實無生無不生無生而無不生此正念也正念不屬喜怒哀樂纔有喜怒哀樂便於正念上添一層意矣此釋氏之所謂識須孟子之所謂氣動也泯未生氣未動而正念坦然非未發之中而何聖人則無適而非正念已吾人心體亦有天機忽現月到天心之時以爲有念也而非發優以爲無念也而寔惺惺此即未發之中之面目也特迷者不能識取耳久迷乍覺則必於前後際斷一念不生時見之所謂一陽來復也然既見此面目而溫養之亦只平平淡淡不散不擠便是不必粘定一念不生以求中矣然則膠擾擾乎又非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所謂無所住而生其心者也然得無微細習氣如伏流之水旋轉而不自知者乎但到心得其正將自然應而無應雖有習氣而習氣不用事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習氣乃盡矣○發而皆此中之品節限制則坦然是率性之道有何乖戾故謂之和中節之中不從夫擊識○按管子所論命與予講稍有不同但其發理精微非從來諸儒可及故附錄於此

君子中庸章至素隱章

〔總論〕自君子中庸至唯聖者能之為一總以大略是邈出中庸之命名而倂及倂道謂教之旨中庸之名原剏自仲尼其辨君子小人之中庸在時中與無忌憚乃從獨處幾慎肆之界故以中庸為至惟至故民鮮能不是賢智之過即是愚不肖不及日在道中卒不知道是道將終於不行要行須用知故引舜之知以為例要知須用守故引回之守以為例要守須用强故引夫子之論强以為例數章意義頂針串下而末總歸於惟聖者能之正與中庸不可能民鮮能久矣相呼應以收轉君子中庸上其中數項人君子即聖人君子中庸惟聖者能之及舜知顏守

夫子之論。皆標舉脩道立教之準的。即發脩道謂教之意。至於賢知之過及素隱行怪愚不肖之不及。及遵道而行諸人。總不脫凡民。然猶在道中。惟小人反中庸。似是而非。方是吾道蟊賊。而當爲中庸嚴其辨者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測）中即未發之中。不偏不倚之謂。庸訓用。又訓常。絕無訓平字者。庸即中節之和。惟爲天下之達道。是常常用之者。君子中庸。說眞實是中庸。小人之非中庸。似不必言。止爲他自認是中庸。觀下文小人中庸可見。故下一反字。說小人絕與中庸相反。君

子而時中看一而字明是轉語世有君子而未必時中說不得君子中庸亦有小人而不至無忌憚說不得小人中庸故君子小人字皆要着力君子謂其人本是真品時中專在能戒慎恐懼故時時此中絕不須臾放下者小人謂其人本是邪流無忌憚專在不戒慎恐懼故絕無所忌訓率性當下即是未得爲得者蓋彼直自認爲中庸故以小人之中庸別之此嚴真僞之品分明暗伏後章許多誠字要只在慎獨與不慎獨處分耳

〔演〕中庸何所取義仲尼常曰中庸有君子有小人君子真實是中庸小人乃反背乎中庸何以故君子之中庸也原是君子之品而又常存未發戒慎恐懼時時皆中小人之中庸也原是小

人之肆而却自信現成。不用戒慎恐懼。無所忌憚也。中庸其可無辨哉

商質宗攷問庸字訓平常似得本書必自卑邇之意何故平字不用答曰中庸之理極卑邇又極高遠極高遠又極卑邇故纔說夫婦知能却又說聖人不知不能纔說天地有憾却又說鳶魚之察上下著中則非奇非平亦奇亦平圓通不可執泥若單說平常則落邇見而失中庸之旨矣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測至者至極根不睹不聞來乃隱微之極者究竟要到誠者之不思不勉合天載之無聲無臭方為極則下與章末至矣之至相應故嘆其至極而無以復加民鮮能久矣下聖人一等皆謂凡民鮮能之故全在下文不行不明承鮮能來我知之矣者謂人但知不行在賢不肖而我獨知其故在知愚知得不恰好即是不行之繇人但知不明在知愚而我獨知其故在賢不肖行得不恰好即是不明之繇此見知行相須為用不可單廢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皆以中庸準之而見其偏也飲食不知味不是辟喻亦不是飲食即道乃如詩之比體只就飲食淡淡相形蓋人於飲食無有不知味者今莫不飲食卻又鮮能知味言外

見人日在道中而竟不知道此知爲貞行之覺路尤所至急者耳。

〔渐〕中庸旣有眞僞之辨豈容浮華子曰中庸之爲德在於不睹不聞無聲無臭其至極而無以復加者乎凡民鮮能此德亦已久矣何以見其鮮能夫子曰道之不行也人皆以爲踈於賢不肖我獨知其故矣知者資學高明好爲隱僻之解知旣過之愚者闇昧又不及知也道之不明也人皆以爲踈於知愚我獨知其故矣賢者資學敏捷好爲怪異之行行旣過之不肖者鈍劣又不及行也然此智愚賢不肖何嘗不均在道中人莫不飲食也則宜莫不知味者而竟鮮能知味也知其可忽乎哉。

（西）樵伏龍問著衣吃飯即是道若作此體反把飲食與道岐視之矣答曰飲食雖未嘗不是道但看語氣承上不明不行來此不是指點道體乃是挑撥明行止借飲食不知味以喚起下文不行之意耳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測）道者天下通行之達道而嘆其不行實繇不明所致者引舜之知正見行必繇於明而以為知愚之法則大知者知之廣大而不以獨見自監也舜本是濬哲之聖似不必借知於人他却不把知自居看得天下人人有的好去問人問中所得又不把

道理單說在至言上。看得邇言亦是有的。好去審察。邇是口頭的說話。邇言中惡者投着舜心。便隱沒了。不復置口。揚善不是稱揚。乃引伸觸類。抽揚他道理出來。端是盡頭。兩端者。善中有過不及。舜將過的盡頭。與不及盡頭。兩邊提掇起來。度量取中然後用之民。即所問之人。這中原得於邇言。是用其中之在乎民者。大知全在察邇言。及用民上。蓋中庸道理。知遠之近。原不遺於夫婦。若於邇言凡民。作分別相。則見地便有隔閡。舜惟於此察中用中。是見之所到。合遠邇高卑而一之者。其斯以為舜乎。言惟這個纔是舜意。雖指知不必找到知上。惟能知而行。方為不昧耳。

〔演〕惟鮮能知味。夫子常嘆曰。道本人所共繇。乃今其不行矣夫。欲行須用知。子曰。舜之知。洞達無遺。其大知也與。舜不以知自擅。好問於人。其問之所得。又不以淺近爲可忽。好詳察乎邇言。邇言中有惡者則隱消之。有善者則播揚之。於善中挑其過不及之兩端。以折中。即用其中之在於民者。夫舜之問察邇言。用中於民。是合遠邇高卑一以貫之。其斯以爲舜乎。舜之能知若此。

〔商〕倪燕賓問。揚善卽以稱揚善言。正使其樂告。如何訓作抑揚。答曰。稱揚不過就其言而止。抑揚更發揮於言外。如孔子嘆孺子滄浪之歌便是。○陸鳴時問。以過不及貼兩端。似將過不及折

中處爲中。是中有定在。恐太執泥。答曰。過不及如稱之極輕極重處。中乃稱其或輕或重。有個恰好所在。時當過。即以過爲中。時當不及。即以不及爲中。原未可刻舟求也。○況張龍問中非聖人不能用其字。該指人辨自已說。若謂用民之中。則其字民字未免重複。答曰。其字是虛字眼。照下民字。在乃謂用其中之在於民者。若說斷用自的中。又何謂問察邇言。亦只狹小而不廣。又何以爲大知。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淵子知。乃以知自負者。罟擭陷阱。設餌以誘取禽獸。以喻詐伏於利。知者自宜曉得。乃聽其驅逐納人於中。而莫之知避。難道可喚做知。此一段是興起。擇中庸擇字有披剝之意。是用學問思辨之功。若是知者。擇了已是行所見正。須要守得定。乃期月不能守。難道可喚做知。既擇而猶不能守。此見知之不可徒恃也。引回之守。正見明必歸於行。而以為賢不肖之法則。顔子擇乎中庸。是用仰鑽瞻忽功夫。亦不外學問思辨。得一善。卽如有所立卓爾。乃於不睹不聞中。默默參提。忽然大悟。道體現前。是為得一善。卽當加意保任。拳拳如手之握固。服膺如衣之貼胸。此時功夫未入化。不免着力。故用拳膺等字。言其保任之親切絕

無走作也。惟能守而知乃爲不虛耳。

滴然知又非可徒知爲者。子曰，人皆自稱曰予知，及至驅彼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明見禍機所伏，而乃莫之知避也。可謂知乎。人皆自稱曰予知，及至審擇乎中庸，明見至道本前，而乃不能期月守也。可謂知乎。欲知須用守。子曰，回之爲人也，審擇乎中庸，忝提中性若有悟得乎一善，則拳拳服膺捧持於心胸之間而弗失之矣。回之能守又若此。

商或問士問顏子之擇畢竟與自知之擇不同。故有能守不能守之異。答曰，本文同說擇乎中庸，是擇處原同。但顏子加個得一善。是得處有異。然語氣卻重於能守。則擇處原不必太分別

也○卓人月問一善還是統體之善還是散殊之善答曰玩拳拳服膺恁般吃緊去守還是統體的善曰既是統體已到做得了手地位似不必服膺煞甚着力曰正惟悟後更須用修持工夫蓋理雖頓悟功必漸修一悟便了無有是處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測〕天下國家本難均爵祿本難辭白刃本難蹈然也可均得辭

得路子。此皆勉力可爲。故猶有着手處。非是言其易。正舉極難者以形起中庸耳。若中庸則不偏不倚。無可着力處着力。始爲擇之難。纖悉守之尤難。功夫鄉是無已。心力棄舍不啻最難絕一。故不可能。言其不易能也。此須及重守上。以起下夫子論強意。而強是學問。南北方是氣習。舉此三種以詰問。欲其知所尚也。寬柔以設教。即有無道之來。亦不報復。頗類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的作用。柔亦稱強者。以能堅持不易。便是強處。非謂勝人。此爲於器度。故君子居之。衽席乎金革。不定是用兵。乃借以狀其情之樂禍。但至死亡。亦無厭惡。是赴人之急。狥人之難的作用。此屬於骨力。故強者居之。說側北方南方。分明非所當強。遂

以故君子直接下，和是與人處，以和氣調諧不相乖拂。此則倚昵於同而易流，一任隨了他去，不流，乃和之最難處。中立，是持己處，以居中直立，不爲説隨此，則情激於獨而易倚，靠着中立作把柄，不倚，乃中立之最難處。塞，如塞水然，有堤防之意，即指不流不倚。不變塞者，不變易其堤防也。至死不變，即不變塞。至文以見耳。國有道，時境順，易爲所誘，故以不變塞爲難。國無道時境逆，易爲所懾，故以至死不變塞爲難。四矯字極有力。蓋性利於率，情利於矯。上四者俱情易遷流處。矯則如曲木使直，奔馬使回，挽轉將來，非有大氣魄大力量者，萬萬不能，所以稱強。此乃反情歸性之真勇也。惟強而所守永無作輟矣。

全卷

〔演〕然守又非可易能。子曰。世間之難事不一。如天下國家極難均。然亦可均也。爵祿極難辭。然亦可辭也。白刃極難蹈。然亦可蹈也。此皆力之所能勉者。若夫中庸則於無可着力中着力。殆不可能也。欲守須用强。昔子路問强。子曰。而所問爲南方之强與。爲北方之强與。抑而自己之强與。有一等寬宏柔順。以敎人不報復無道之加於我者。此堅持乎柔。南方柔氣之强也。有器度之君子居之。有一等甘衽席乎金革。雖至死亡亦不厭者。此堅持乎剛。北方剛氣之强也。有骨力之强者居之。是皆圉於風氣之偏者。故君子自有居身之法。其處人能和諧。而又不至於流蕩。强哉其爲易流之情者。其持己能處中以立。而又不至於

倚傍強哉其矯易倚之情者國有道將處顯可誇我却能守其防不變塞焉強哉其矯易變於所順者國無道薪境逆可懾我却能堅其守至死不變焉強哉其矯易變於所逆者此正而之爲強者也。

衙乎宗皐問中立已是不倚了今講又不至於倚傍以又字作轉語者謂何答曰若中立自然不倚怎見得他強處惟易倚而不倚乃見矯轉之意蓋中立者挺然直立不愁他倚東西南北。却愁他又倚中立作靠山生一段孤介的氣習辟如平地樹一竿子。必打樁方能植立。打樁處即倚平地了。今却平空樹起這倚乃似中立非中立。即在中立內照上流乃似和非和即在和

內○陳賓泰問此中和與首章中和相應當是一例答曰中涵一在字便非未發之中此中和乃作用內之一節與首章體用兼攝者不同且此專屬於強亦非可與首章中和相呼應者也○吳孔嘉問性既要率則情亦當迎性而出方不失率性之意謂何反要矯答曰迎性因善然被情欲牽住如何能迎得來若順情做去去性愈遠流蕩有何底止今用矯法正逆挽其情以迎性也夫子云克己復禮克即矯之之謂○陸葵龍問矯既屬情是從發時注力似用在視聽處恐於慎獨之旨不合答曰人的情根即種在未發裡此雖借境上論而矯的工夫端的在未發處用即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人情那個不撒懶而此獨戒懼

亦是用辯之之法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素如字讀

測素即後章素位素字乃别無粘帶只此本色斯道雖隱却是莫見乎隱的令丢了見一邊本色只在隱處是離夫婦與知與能而求聖人不知不能了至於所行又必離羣出俗不經人見更爲怪異此等人創立法門必有一段不磨見地不朽精神至後世尚有述之者述乃紹述不是稱述此正莊列之學吐棄世故單理本心有上達而無下學恐不足以經世故說吾弗爲之

矣。然根後世有述來。不是一直顛倒的索隱怪之學。宗旨既是高奇。教法又足不朽。尙非正法眼藏。容易附他窠臼。吾弗爲者。任他有好處。我只是讓在一邊。不去做他。也遵道而行。遵奉此道。一步不敢走作。半塗而廢。不是把遵道的都廢了。乃道理只做得下一截。實行不苟。便住了足。其上一截。如無聲無臭處。達不將去。從此廢止。故爲半塗而廢。緣他識見力量。只能到此。正如宋儒。人倫物理。何等實實躬行。一至天地鬼神。凡涉精深。輒詆爲禪寂。反將夫子知命天知之旨。糊塗抹過。有下學而無上達。恐不足以達天。夫子於此。正要研將上去。故說吾弗能已矣。蓋親嘗有地。此味方濃。如何能歇得手也。君子依乎中庸。依字。

衣傍加人乃與之合爲一體天山相去之謂遯遯世是世與我不相涉然使猶有人知尚可排遣惟遯世又不見知絕無懊悔方纔難得此非謂名根難斷正緣中庸原任人所不覩不聞上用力若畧一毫見知之心意念已走在覩聞上功夫便有滲漏本體便難湊泊故必究論及此聖者行造其極之謂正是脩道立教之榜樣唯聖者能之不是贊聖人乃是表中庸見中庸是聖學不到聖人地位則中庸猶有餘歉而豈賢智愚不肖之可望其閫域哉

〔演〕既守之强則中庸可能矣而爾之於誰子曰有一等人本素純是幽隱而所行復以怪異其一段不朽之神理後世尚有宗

逝之者吾則道不同方。弗爲之矣。又有一等君子。遵奉着道而行至於半途不能前進而廢止。吾則學期漸進。弗能已矣。是過不及之弊皆不能免者。若夫君子與中庸相依。身與道渾成爲一至遯避乎世不爲人見知。而亦不悔悶此惟躋不睹不聞之學。合無聲無臭之天而爲聖者能之。所謂君子中庸。非聖者莫與當也

〔問〕李明廉問素隱一流。謂有上達無下學。竊思離了下學更於何處得上達且隱怪正與中庸相反。此種人與無忌憚的小人。有何差別。答曰隱字原非不好字。如言莫見乎隱。費而隱。單爲隱字提宗素隱乃列禦子莊之流。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

乎天地之一氣畸於人而侔於天豈不是上達但蔑視禮法如死則鼓琴相和而歌故謂其行怪而無下學即夫子亦稱其遊方之外而丘遊方之內則其所爲可知然亦未嘗不嘉尚之也至於無忌憚一種人與此正截然相反他既無忌憚即不用戒慎恐懼抹殺隱處只在子臣弟友體面上鋪排所謂假道學者故夫子特別出道外而以小人呵之若夫子之下學所以能上達者亦不只在子臣弟友上仍莫外於不睹不聞處愼獨若離了這個即忠孝亦爲假飾所以云反身不誠不順乎親矣顯之不可離隱如此而可謂素隱之非道哉○朱茂暘問以素隱行怪則行怪不幾是率性乎答曰如子桑戶死其友和歌云而已

反其眞而我猶爲人倚他實見道理如此亦正是他率性處○薛宏緯問半塗而廢乃進前遵道的俱廢今講謂止於下學而不上達有何爲得答曰呂侍講云學不如孔子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爲半塗而廢此語誠然○林泰業問遯世正用世妙法郢用九无首學問如實謂不爲世用在境遇上看似猶未細答曰此只是借境遇照出他不悔的心來蓋人於境遇上纔動念功夫便向順見處走作所以論學說不惱說無悶正要在境上磨鍊曰後章論作禮樂德必與時位俱則時位者正聖人之所乘也自古帝王皆應飛龍在天之運孔子不得時位便汲汲一生乃於不見知不悔者反若咨嗟嘆羨之何也曰德必假於時位

者爲制禮而言特性分中作用之一節若此處則專論證性然謂分定而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者故須於不見知不憮乃與不睹不聞之性體無虧耳。

管東溟曰士有與聞太上之傳者或薄三代之英而思大遊如庚桑楚關尹子之流矯枉一過便跳身於夫婦與知與能之外而游心於聖人不知不能之中以自標於世非小道亦非左道也是詎不素其費而素其隱不怪於心而怪於行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歟。

費隱章至行遠章

〔總測〕自費而隱至父母其順爲一總段大畧是發明莫見乎隱而併及率性謂道之旨隱處難見惟費方可指示故以費而隱發之而亦與素隱相承夫婦之與知與能是費聖人之不知不

能天地之有憾是隱。然觀鳶魚飛躍。亦可昭察乎道。故君子功夫只從夫婦知能上做起。蓋夫婦之知能。正是率性之露端倪處。便即是道。而察乎天地。則繇下學以上達。隱即不出費中可致者。於境止論當身而不遠人爲道。於時止論見在而素位以爲行皆即造端夫婦之意。故說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引詩與聖言咏嘆以結之。殆深有味於夫婦之可造端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

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測〕費而隱。即莫見乎隱費者繁費用下文要指點夫婦爲無可以與道惟費方見無物不有故以費字代見字其實無兩意也益隱乃不睹不聞以此用功恐人索之幽渺無處尋覓故說君子之道不單是隱乃是費而隱的下文正解此夫婦之愚不肖可與知與能爲斯道繁費於全體中夫婦亦沾染得些着此是良知良能一隙呈露處所謂率性之謂道者照下子臣弟友看就如極愚蠢的人也曉得父母該孝順豈不是與知極頑鈍的人也會掙飯養父母豈不是與能凡事皆然此不指配合之夫婦猶言一匹之夫一匹之婦乃極微細人耳及其至也是究極

到隱微處。卽後章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之至。聖人不知、如默而識之。何有於我。不能、如聖不可知之謂神。神處或猶有未能。然下個亦有所則。其知能處固多。乃間有不及知能者耳。豈但聖人。卽以天地之大。本是主宰玄工者。而造化或不無乖沴。人猶爲他不滿意。故有憾。聖人天地俱要根及其至來。乃道理至隱微處。所謂不可思議者。故未免不知不能。與有憾也。夫婦與知與能。是說費。費則廣大無際。更無有包於其外者。故語大天下莫能載。大卽指顯見也。聖人不知不能。天地有憾。是說隱。隱則微細難窺。更無有入於其中者。故語小天下莫能破。小卽指隱微也。莫載卽是莫破的。莫破卽是莫載的。道原無大小。而所語

方有大小耳。引詩鳶魚之飛躍。正是與知與能處。將隱的顯見出來。故謂之察。鳶飛戾天。言道之察於上。魚躍于淵。言道之察於下。此非說道機活潑。乃謂一鳶魚之飛躍。尚能昭察上下。則極夫婦知能。豈不能使道昭察天地。蓋就費之散見處。認取端倪之一隙。是於費中察隱。而隱者亦顯見也。故君子之道。功夫只從夫婦上做起。造者做造。端者端倪。夫婦知能上做起端倪。蹊此擴充將去。及其至也。是做到盡頭處。蹊與知一隙。而造至不思而得。蹊與能一隙。而造至不勉而中。天地之理。至隱而察乎天地。則無聲無臭之秘。昭著兩間。隱者悉闡之使顯矣。要此不外費之一隙。以引伸是費。實所以沒隱之方。故特地指出一

費字。

〔演〕何謂莫見乎隱蓋君子之道無處不瀰漫布濩不徒是隱乃緊費而又幽隱者何以見之試看夫婦之愚若一無所識然率其良知之性亦有觸着處可以與知焉此第就道之一隙言耳。及其精微之至也雖以上智之聖人亦或偶有所蔽而不知焉夫婦之不肖若一無所長然率其良能之性亦有凑着處可以能行焉此第就道之一端言耳及其精微之至也雖以至德之聖人亦或偶有所短而不能焉豈但聖人即天地之大也造化或不無乖沴人猶以為缺陷而有所憾故君子論及道之廣大則巨包無外雖愚夫愚婦亦得均沾天下莫能出其外而載焉

論及道之微小則細入無間雖聖人天地亦難盡析天下莫能入其中而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鳶魚雖一微物而飛躍亦具知能戾天則道昭於上躍淵則道昭於下言其上下之著察也鳶魚且然而况夫婦故君子之道其造作端倪只在夫婦之與知與能從此引而伸之及其精微之至也即可以參以贊而著察乎天地是率性爲道之倪直於夫婦一隙洩之矣誠於費處得竅而又何病其爲隱哉

（商孟師尹將隱即在費中故以愚不肖聖人天地肆陳其費而費之所以然處即隱若分愚不肖邊爲費聖人天地邊爲隱而以莫載莫破承頂恐將費隱太分析答曰費原易見何待許多

鋪陳隱處難明。反不能指示。而必待言外添補。恐作者不爾。此要看及其至也至字小莫能破焉小字破字至卽無聲無臭之至。分明指若隱微小卽是微莫能破卽是隱。與費字殊難強合。蓋費處亦是爲隱處相形並說。乃於無可形狀中形狀出來。眞是化工之筆。卽說話不免兩分。而可以與及其至語脈未嘗不貫。則道理原可合看。何嫌分析。○錢應金問不知不能還是沒要緊事。聖人不必知能者。若以爲精微處尚有欠缺何足爲聖人。答曰此原重論道不重在聖人。止借聖人之稍欠以狀道妙之難窮。若以爲沒要緊事。不知能是該得的說他何用。觀孟子謂聖不可知爲神。則聖而未入於神者。於道之至處未必無一

閒之隔也。○徐長文問道無大小。謂何說君子語大語小。答曰正惟語便有大小了。就大一邊說爲大。就小一邊說爲小。其實大即是小中之大。小亦即是大中之小。道理原無二項。○吳太冲問造端夫婦。舊說結上費意。不着功夫。似爲渾成。答曰。造乃做造是個有功夫的字義。蓋造端不是夫婦俱會造。乃君子就夫婦與知與能之際。充拓將去。直到無聲無臭處。故云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曰君子惟致中和。所以遍得到無聲無臭。若夫婦知能如何便遍得去。曰道知能不要看小了。就是良知良能。惟不經學慮。纔合着那聖人不勉不思的本體。從道所在造端。正是繇爝火而引之燎原。所以不睹不聞處。直徹無聲無臭。若

有思有爲的。却與本體隔絶。任他做得十分周全。總通不到極至去的○吳應旻問造端夫婦。何便可察天地。答曰。夫婦與知與能的。即是聖人所不知不能的。如黃帝問道牧馬童子。堯舜下詢芻蕘。是聖人猶借知能於夫婦。夫婦所與知與能。亦可以挽回天地之有憾。如王祥卧氷而鯉出。孟宗哭竹而笋生。一念所至。直可感通乎天地。故夫婦之知能。充到至處。即是致中和聖人了。參位育猶有難致。而不可察天地哉○沈宏數問章內及其至兩見。一則聖人有不能。一則夫婦可以造端。並至字可作兩解。而至處乃忽難忽易耶。答曰。凡至字都是推到精微盡頭。原無兩樣。但從全體側斷。便是聖人不知不能之至。從一一隙

充盡。便是夫婦與知與能之至。總之踪夫婦與知與能充去。卽聖人不知不能的亦可知能得。迷悟之間轉凡成聖。覆地翻天。原只是道一點性靈。更何同與之有○倪元璐問。君子旣在不睹不聞戒懼。又於夫婦知能造端。如何用功。答曰。夫婦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正是不睹不聞之發竅處。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

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測〕夫婦即人道在造端於夫婦即見道的本體不遠於人的當身道與人本是一個何嘗相遠若人之爲道而遠人便做不道來不可以爲道如今夫婦之知能即無處造端乎道也詩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言執柯以伐柯所執者一柯所伐者又一柯睨者斜目睨之雖究是兩個反詩言而以爲猶遠爲形道與人之非遠也以人治人者就把人的方法整頓人的身子改而止者改了不像人的便即止住人字原是槩論人已俱在裏面忠恕違道不遠是申解以人治人說忠恕之心則與不遠人之道相

去不遠道是渾成的忠恕纔做功夫以功夫合本體尚未渾一故耳施諸己二句是申解忠恕人施諸己而不願即以此體貼到人身上亦勿施於人不願勿施是恕從自己願上起因卽是忠別無兩做君子之道四又衍然人己名目申解不願勿施乃一步釋一步的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是把求望於子的去事父有未能耳臣弟友皆然益人旁觀虛論道理個個說得熟水不漏及至體到身上雖在那裡十分周全終是所行不如所言也這能處是德求處是言子臣弟友之道須臾不離乃常用之德言故以爲庸德庸言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已是行且謹了有所乃間或不足有餘不勉與盡皆言不敢者直窮其心之魏業

於矯輕警惰。各就所易偏處着力。斯則言行相爲照顧。方爲篤實之學問。謂之慥慥。君子盍不慥慥爾。蓋歸美其人品。以爲自己用功之榜樣。此正是忠恕而不遠人以爲道也。

〔演〕惟君子之道。造端夫婦。則道即在於人矣。夫子常曰。道之體段不遠於人之當身。若人之爲道而遠乎人。即不可以爲道。詩言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夫執此之柯。伐彼之柯。睨目而視之。終是兩物。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與道一。即用人之方法。治人之當身。改其不如人者。而即止不治。以人治人之法何如。惟盡忠恕之心。便違去乎道不遠。忠恕如何。凡人施諸己而心有不願。則亦推此不願。而勿施於人。君子忠恕之道。非止一端。列之有

四而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卽以此事父未能如所求也所求乎臣卽以此事君未能如所求也所求乎弟卽以此事兄未能如所求也所求乎朋友卽以此先施之未能如所求也此子臣弟友之道皆須臾不可離者體之於身爲常德常德之行務使其足宜之於口爲常言常言之謹不使有餘設或有不足不敢不爲勉勉而德益加行設或有餘不敢爲之發盡而言益加謹言定照顧其行行定照顧其言此方是篤實人品君子豈不慥慥爾而我其致自後於君子哉

〔商陸鳴烽問以人治人似當作教人說答曰上文道不遠人人之爲道人字亦單指教人乎下文不願勿施勉行謹言皆不

離求已此人字還以繫論彼我之人爲當○盧慶遠問曾子云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則忠恕即道謂何說個違道不遠答曰

曾子是悟後道機話作不得實落用功處此下文有不願勿施

將人我比並乃實實說忠恕功夫看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

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

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

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

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測上說道不遠人尚有子臣弟友之散見一時簡點難周至說

君子素其位而行。只當身便是作用。愈爲倘便矣。素是純然本色。絶無增加。絶無沾染。光光質素。其所居之位而行。畧不希圖位以外之事。行富貴。如被袗衣二女。裸若固有之。達則兼善天下。行貧賤。如飯糗茹草。若將終身。窮則獨善其身。行夷狄。如言忠信。行篤敬。蠻貊之邦行矣。行患難。如内難而能正其志。富貴貧賤夷狄患難。所入之境。雖多而各有個素可行。是無入而不自得者。大凡人心不安本分。現前所有多不滿意。更要巴上前去。只把沒相干的。空費心。自巳討不得一些受用。君子則身在一處。便安心做一處的。這乃斡辦我自家的勾當。尋討我自家的趣味。故以爲自得。然富貴等境。皆必有人以使之。境本無心

而人則有意未免陵援怨尤紛紛而起故又舉上位下位言之陵如山陵高峻揿壓下人援如附木而上扳援上人正己即頂上行素自得不求於人即頂上不陵不援毋爲要剔出無怨不怨天不尤人總是極狀其無怨正見能自得處也君子居易雖指正己小人行險雖指求人然且不必頂來此當拓開以易狀君子之得計以險狀小人之失策居易者取無禁而用不竭便要十分任意亦可自繇能止於是而不遷也行險者操縱在彼予奪難憑錙銖都是揣干繫的乃只管望前求進也命是賦予之一定而俟則安心以聽之幸是非分之倖得而徼則妄求以邀之此只虛虛之論至引夫子之論射方剔出反求諸身見君

子居易有何妙法只是求身乃以證明正己在射則不怨勝己而求體之直在君子則不怨天人而求己之正故以爲射似君子卽一反求諸身可見君子功夫只該在反身上做益見道不在遠人爲矣

〔演〕君子之道雖有子臣弟友之多端然惟質素其現在之位而行不願想其位以外之事如質素在富貴便行乎富貴分內之事質素在貧賤便行乎貧賤分內之事質素在夷狄便行乎夷狄分內之事質素在患難便行乎患難分內之事君子入一境卽以現在爲己有自有應盡作爲實落受用無入而不自得焉其在上位則不陵壓在下之人在下位則不攀援在上之人惟

只端正自已而絶不希求於人則自無失望之怨上焉任天之賦我而不怨天下焉任人之處我而不尤人更復何怨之有是故君子之所居求取自跡常在便易以俟其命之自至小人之所行禍福難測常在危險以徼其幸之偶値人品各爲所嚮而居易君子於何處得力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不能中的不怨勝已者惟反求諸其不正之身所謂素位不願外者亦惟求諸身焉而已矣

〔問〕王一處問素其位而行素字畢竟有作用非只論所位之位答曰作用在行字內不在素字內〇湯大節問居易行險明是指正已不求人何故要虛說答曰此處若指明正已則反求諸

身句意義一般便索然無味故此且虛狀險易之得失待後求身處方爲正已證出文氣庶不重複而旨更悠長。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測〕上文君子之道聖人天地不能盡何如高遠然夫婦可與知與能只在本人當身處下手又何如卑邇故謂辟如行遠登高者之必自卑邇言其功夫有自欲人知下學入手處即造端之意也詩言妻子兄弟之和樂而夫子又以父母之順嘆咏之不是父母專看妻子兄弟之和便順乃夫子因他一家光景必上

下盡皆和順而想像如此其字矣乎寔蘊可玩味父母妻子兄弟總是言卑邇以申明自字之意

（演）君子之道察乎天地而實造端於夫婦辟如行遠者必自邇躋邇方能造遠辟如登高者必自卑躋卑方能升高其始基之功不可越者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之和兄弟既翕合又和樂且耽兄弟既翕則宜爾室家妻子好合則樂爾妻孥其妻子兄弟之和樂如此夫子讀是詩而想像之曰一家之中既有此一團和樂氣象父母其必和順矣乎夫觀詩與聖人皆言兄弟言妻子言父母若專爲卑邇叮嚀者故君子之道必以卑邇爲托始也

〔問〕何位問父母兄弟妻子俱作卑邇道理雖是恐於高遠字無着落。答曰看別書可各就本章討了義惟中庸原是通前後看的卑邇在上章子臣弟友及素位高遠在下章鬼神此章卑發個自字爲前後文作過脉耳父母亦在子臣弟友四德中印之上文更不得以高遠別出也。

鬼神章 至問政章

〔總測〕自鬼神之爲德至雖柔必强爲一總段大畧是發明天命謂性而併及莫顯乎微之旨即愼獨亦該焉天命雖明鬼神有祭時可指點故以鬼神之德發之體物不遺正天命之降鑒處借祭祀時之感格能於微者使顯點出誠字夫微之顯即前莫

顯乎微而誠之齋明即前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以慎獨此一誠字貫人心與天地鬼神相通之竅其最切處莫先於孝而亦無處不貫舜以大孝受天命武周以達孝祀上帝祖宗夫子論政有三達德五達道九經之多總歸於行之者一皆此誠以格乎天人間者正應轉誠不可揜之意而不思不勉為本體擇善固執為功夫則以人合天而完其為誠者也顯微即隱見亦與費隱相承但前就夫婦之費以指點率性而此就鬼神之顯以指點天命言不頓彰理須漸顯故不得不借機以立論耳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

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測〕鬼神謂上帝記曰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謂之靈者以其精靈不昧而能主張造化料察人家所謂上帝臨汝者此也首章天命謂性即體物之鬼神至此方爲道破究竟天地鬼神實不外人以爲之詩稱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月令太皞爲春帝炎帝爲夏帝少皞爲秋帝顓頊爲冬帝古帝王死後即爲四時天神此可證之六經者爲德即易所謂情狀情是蘊蓄的性情就本體看狀是發露的狀貌就作用看既替他盛還在作用邊多凡說到本體精微處曰至說到作用廣大處曰盛盛正是下面

體物不遺也鬼神本是視不見聽不聞却體物而不可遺體有體貼之意亦有體察之意鬼神爲物之終始緊隨着人身而亦覺察其隱微甚惟體貼故能體察之此體物正是天命賦畀所在但不見不聞人自不能知耳使乃設使爲世人心多昏襍不能見鬼神反生疑謗故借祭祀而爲設使之言試把齊明的心去對越且看如何天下之人見人人俱可辦得這點念齊如持齊整服不雜是心下潔淨無一毫襍念明是心下精明無一毫昏念即前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以慎獨提常惺之法也衣服雖在外邊亦是吾心敬發所繫又須盛服如此以承祭祀則我心之神既聚天地之神亦聚以神合神自然相爲昭格洋洋乎如

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謂流動充滿處處皆是因鬼神乃不見不聞的故下個如字其語意則謂鬼神已實臨之矣觀下所引詩可見這祭祀不專指上帝凡山川社稷及古先聖賢忠臣義士。或自己祖考既設爲祀典豈漫然無謂蓋人於死後形氣雖散而神魂帶了生前識情欲食欲飲未嘗無不可無以祀之但幽明道隔人終信不及故復引詩爲據此因是證上文洋洋如在。亦大有怵惕人意見這鬼神豈特祭祀始有始當敬畏觸處皆是猜度不定的你道今此方來不知前此已來你道今此不來不知此時忽來如何可容褻慢令人特未嘗念及鬼神試一想着眼前儼然有物真箇所謂舉頭三尺有神明若知此則尸居

屋漏之中有如撲鋒交鏑之下不知起了多少怖畏消了多少邪思六經所以多言鬼神夫子於此亦明減之後儒盡情抹過將這一段驚蹇動晃處竟成氷銷瓦解彼閒居小人媚世鄉愿更何忌憚豈是中庸傷人慎獨之意微即指不見不聞顯即指洋洋如在誠即指齊明盛服惟齊明盛服故能使不見不聞者洋洋如在不可掩販有如此夫乃微轉上文而嘆息之耆借祭祀時鬼神之顯露以狀出莫顯乎微見鬼神之必有者此處方揭出一誠字實爲微顯相關之竅也

(湖)何謂莫顯乎微試說之鬼神子曰鬼神乃造化之靈爲德極其廣大其最盛矣乎夫鬼神視之而弗見形聽之而弗聞聲然

實體貼乎物而不可遺消正所謂天命謂性者但人心之神不聚故不覺其顯著耳設使天下之人齊潔明整於內盛服整肅於外秉此炅心以承祭祀則以神合神但見洋洋乎流動充滿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而鬼神豈一於隱哉詩曰神之來格不可測度矧可厭射可畏哉此鬼神乎天下之本顯者不足爲異若鬼神不見不聞而乃洋洋如在夫微之顯者何以能然正緣人心齊明其一念之誠乃不可揜蔽有如此夫鬼神本微而誠能顯之則誠者乃能使微之莫顯者也

(問)紫世挺問陰陽是氣何以謂陰陽之靈答曰靈者神而非氣也宇宙間神生氣氣生形如日月星辰風雨露雷山川喬岳水

土木石是天地的形其暑往寒來絪縕闔闢是氣形氣俱必消滅惟有神宰之故能生生不已造化鬼神甚難理會即在人身上看易云精氣爲物游魂爲變耳目口鼻四肢百骸是精呼一吸貫徹周身是氣其能知覺能思想的是神神在生爲性靈在死爲魂靈魂附於精氣則爲人物離了精氣游蕩開去則謂之變矣惟神則兩在不測人的神靈與造化神靈並非有隔如前講天命章有喻室中一燈與千萬燈其光各各遍照人將自己真心埋沒就如將一個黑漆桶罩了他其光始不能與別燈相通若撤去其桶彼此更有何障蔽人原具有精氣神宋儒只認得個精氣說人死氣歸太虛便完了若知有神在則自不疑

於鬼神矣曰神爲子所不語今把人與鬼神說得活現終恐蹈怪異曰易云帝出乎震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詩書中動輒稱上帝六經據引甚多豈得以六經爲怪異〇張殷甫問使字作設使人齊明則設使人不齊明難道鬼神便不在了若然則不是鬼神體物乃是物體鬼神鬼神反爲人所使矣於體物不遺處似說不去答曰若是鬼神使人該得人人都使他齊明見鬼神了爲何又有不齊明的人惟因人不信鬼神故說果能齊明承祭自然覺得其不知有鬼神者只是不曾齊明耳使字正要看得活曰如在下個如字只是自心觀想難道眞有鬼神來臨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以此爲證却不單指自心古人祭祀燎

然如見其容僾然如聞其聲如孔子學琴師襄去文王數百年一聞其音便把文王的面貌都親見了總是一誠之所通◎宋存檪問齊明即前戒慎恐懼一在平時用功一在臨祭時對越何以相合答曰子以平時與臨祭有兩念乎惟他平時用功能戒慎恐懼屏除昏散巳是有定力的了到臨祭時只消把此念去對越觀想即成自能如在若平日不曾用功則臨時將心把捉未免昏散紛起何繇齊明得來然此云天下之人語氣却是言人人可能要之匹夫精誠一念偶合亦自有不可限量者耳◎許光宗問在上在左右作實有是鬼神終於如字不合答曰夫微之顯正要把鬼神顯出來你倒偏要他隱落去曰如字原

是說得恍惚。曰、若實有個鬼神走出來、便可見、可聞、缺了微一邊、反不見得盛了。惟極微的又極顯、纔見鬼神之妙。○仲虔問、誠字向來但謂是實理。今釋以與心、此何所本。曰、此從上文齊明來、分明指着人心。後又許多誠字、皆爲人心說、若指爲實理。討個證據在何處。○裴曰、廣問、體物不遺、皆鬼神所爲、則人之生死、宜神獨宰其柄、必不受權於氣矣。今觀人之死、惟形氣衰朽、神鬼亦因散去、是神不自爲聚散、今聽聚散於氣了。再觀世間喪心之輩、他本性已盡埋沒、而氣見一日尚盛、則一日不死。至古今神明、固必聰明正直、而亦有厲鬼、如左氏之記伯有者、又非他氣鬼盛、神亦隨之轉乎。亦應神舉乎氣、乃反聽氣轉移。

若此何故答曰孟子云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神固能役氣而有時爲氣役神役氣者生爲正人役神者生爲小人役爲幽鬼故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學者識此亦可猛然知警( )弟倖曾問鬼神是生天生地的反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不倒乎答曰循釋天地何即云建諸天地而不悖知鬼神也亦使得猶言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父視其子

管束淡曰夫大人者與鬼神合其吉凶非中庸則何以體物不遺而與大人之吉凶合也宋儒之學以闢佛老爲宗詆斥二氏所惊之鬼神而欲廢之祭以爲邪仰往來之義云猶言及伯有爲厲則判之曰端是一種道理是鬼神乃中庸道外之幻物而古之聖帝明王所以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者皆不經之務矣然不得不謗天地之始而[illegible]及生天生地成鬼成帝之說

然亦惡能盡誣以爲幻也聖人之言曰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又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此通神明之德者也然則道家三清九幽釋氏三賢十聖之說皆信然曰此亦中庸費隱之理而非怪也人道有至誠至聖有帝王之能又有善信美大智愚賢不肖之等則鬼神道中豈無德合大始稱人天師及統轄百神而稱帝王者其大則亦智賢高下之等也皆所謂誠之不可揜也再考周道郊禘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易傳又有乾元統天之文夫天以稷配上帝以文王配將無有二天乎天統萬靈何以又有統天之元也蓋祖之上又必有祖極於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人鬼之德盡天之上豈必無天極於統天始萬物之元而天人之德盡說文王以視上帝尊后稷以尊天聖人之於鬼神猶其原矣○按天地間之不可見聞者雖理氣與此心乃鬼神物也乃六道中之一道其類亦各自形聲自相視聽雖與人道相隔是以見聞莫之及其然而人之形與聲則鬼神能視且聽之故以體物稱鬼神焉夫人者天地萬物之靈而鬼神之統會也何以不能體鬼神也曰人以形用而鬼神以神用也蓋自上帝后土而下如六宗五祀岳瀆丘陵之屬以及民生之窮通壽夭物類之消長榮枯莫不各有鬼神司之享測必格思則必感而朝考特人類中之一義耳然則人類中之聖賢

亦鬼神之所體歟易曰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君子見道而得不覩不聞之真體則先天之體民具焉亦非鬼神之所能歟也然既曰德處則鬼神中豈無先天不違如大人者此又與大人渾然同體了無間隔矣即上帝與先王可以例推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必受命

測惟誠能感神故以孝之格天祀祖言德爲聖人父爲聖人父尊爲天子父爲天子父富有四海之內父以天下養宗廟享父之祖考子孫保父之世祀俱相平說去下文方歸本於德益福

乃人情所最願者。況又如將收不聚諸福致之。如何得他歡心。人但見德可必。福不可必。遂欲進德標福。不知德主聖人。尊富享保。俱是可必的。故次言凡大德者必得位。必得祿。必得名。必得壽。又恐人信不及。復言天之所篤。必因乎材。又恐人信不及。復引詩言君子之令德。為天所保佑。而以大德必受命結之。連下許多必字。總是次言德福相因之不爽也。故大德必得其位以下。有了舜推開說去。不是中言栽者。其根植立於土。能受天之氣化。故天培滋之。傾者。其根傾斜不直。即氣化行來不能承受。故天顛覆之。天命之謂性的命。以賦理言。此大德受命的命。以稟氣言。理之運有健順四德分布出來。順者淑。逆者慝。氣之

運有陰陽五行。分布出來。順者吉逆者凶。理本能宰氣。而德不
到至處。則關棙通不過去。作善或以得禍。作不善或以蒙福。若
大德的人。性無不盡。賦理之命。旣與之合一。則稟氣之命自隨
他轉移。所謂宇宙在手。萬化生身。何患命不我受。而尊富享保。
有不可必者哉。
蓋誠之發端。最切莫如孝。夫子嘗曰。舜其大孝也與。何以見之。
舜德造其極。爲聖人。尊無與上。爲天子。富莫能外。有四海之內。
宗廟爲祖考以饗之。子孫承爵土以保之。能聚百順而致之親
爲孫謀以顯親。凡有大德者。必得其爵位。必得其祿養。必得其
脩名。必得其壽考。大德而位祿名壽無不可必。此豈人力能

然皆天使之耳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質而篤厚焉故物之栽植者因滋培之傾側者因顛覆之培覆總爲天意而要非無稽也詩言可嘉可樂之君子有憲憲令善之德既宜於庶民又宜於仕人因受祿於天保其身佑其行天既命之且不一而足復自天申重之即詩之言以觀故凡有大德者賦理之命既[illegible]厥稟氣之命亦歸而必受夫天命夫舜之大孝可格天心而受命此亦誠不可揜之一驗也

〔西廣宗璟問章旨原是以德獲福德爲聖人何是爲大孝關鍵何故要平發說去答曰本文原是平說的故大德方頂上文而提起德來因連說幾個必得正要前面平平叙來下面纔有别

發落德從自脩。我可取必。若是稱門小小官爵。尚不辭巳。何况天子德至於能必大臨。更見德感通之神。而爲聖人之大德也。

○荆民問舜惟有大德。故必受命。孔子亦大德。何以不得位。舜之大孝。旣在尊富享保。則孔子之事親。反不如漢唐以下有天下者矣。此理如何說得去。答曰。孔子千百世後莫不追崇而享祀之。上述啓聖之封。祀其爲尊富享保。較受命一時者更遠也。夫舜之尊富享保。必從大德來。則漢唐之尊富享保。要難同日語者。然觀太公之遊新豐。唐高祖之嘆胡越一家。亦自有英雄快意處。未可以老生之淡薄譏也。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

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
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
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
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
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
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
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
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
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
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

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

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測〕欲說武周達孝。故先以子述提起。不重文王之無憂。而重乎述上。文作二句夫子未必有偏重了。思取以發明己意。即宜反說在子述邊。謂賢父作之於前者。復得聖子述之於後。下正詳言子述之事。周家統緒。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文王誕膺天命。大統未集。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這樣極重的付託。乃能壹戎衣而有天下。役不勞於再舉。以臣伐君。嫌於篡弒。乃天下信其志在救民。能不失乎顯名。追王上祀。總是繼文武之意。觀武成大誥所大王王季並已稱王。則武王在日已行。但

周公攝政後制作甚多故此備俱言之斯禮也專指上祀之禮。使人子皆得以生者之祿祀其親葬是帶言與祭不平不言諸侯庶人者諸侯世有嗣士庶人世為民即有失位及崛起者可類推也祖父之期天子諸侯所同此期喪單指伯叔言父母恩皆同極故喪亦無分貴賤耳達孝即上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達乎大夫達乎天子之達謂其通達而無間隔卷追王上祀。既自下而達上喪祭之禮又自上而達下乃孝之極廣者夫孝者正解達孝繼志述事不在化家為國上看只以下祭祀之達乎上下言之先人雖未見之於行而詳其所志所事必然如此。曲為體貼故以為善繼善述春秋者雨露濡而怵惕霜露降而

僕憎。春禘與秋嘗也。祖廟以樣神隨時脩嘗宗器。乃祭祀中所用之器。故以宗名。非謂珍玩之重器。裳衣先人生前所服。時新的食物。先人生前所嗜。陳之設之薦之。則廟中器物。既已備具。廟中又有陪祀的子孫臣庶。一一要設處他得當。宗廟次序。太祖居中。子居左為昭。孫居右為穆。子之孫又居左。孫之孫又居右。大抵祖孫其在一邊。而祖孫班行。又先後不亂。乃是宗廟之禮。子孫在廟中者。亦照祖宗昭穆位次序立。故為序昭穆。爵在內有公卿大夫士。在外有公侯伯子男。序爵者。辨其前後班次。爵尊居前。爵卑居後。故為辨貴賤。事有宗祝灌獻許多項。序事者。辨其賢。大則事重。以頒賢。小則事輕。以簡。故為辨賢。旅酬。乃

昆弟與賓客族衆相酬飲兩遍子弟各洗盃進其長是下爲上而不遺夫在下者故爲逮及其賤毛即不齒二毛之毛乃指老人鬢毛非眞以毛髮之色相別乃專要高年故稱序齒觀行葦之詩止燕父兄耆老可見然此不過鋪設其儀物安頓其子孫臣庶未及舉行踐其位五句方形容他舉行一段光景五其字俱泛指武周不必着力尊親俱指先王以分之相臨爲尊以情之相關爲親祖宗本已死了祭時事如活的一般本久亡了祭時事如存的一般此等光景是小可的孝心所能到得故稱其爲孝之至自我身無一毫不盡曰至自我身推將去無一處不通曰達惟孝之至故能達也武周又有郊社之禮原與禘嘗

並行者故此亦並舉之上帝乃天之司命卽體物不遺之鬼神其理甚爲精微不將郊社發明而獨詳言禘嘗者以祀祖人所關情故就其切近者動之耳上帝甚尊祖先甚遠中說所以事上帝所以祀乎其先見郊社宗廟所關之重也則郊社禘嘗不只是記驗制度乃眞能與上帝祖先相對越卽前齊明而洋洋如在者若此則視於無形而民物之有形者自不難視聽於無聲而民物之有聲者自不難聽參隱微斷見一以貫之矣故以爲治國如示諸掌非薄視治國正極狀祀禮之精微也

道不特評爲大孝又有繼述而追者子曰凡付托不得人不能無憂若無憂者其惟文王乎文王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開

先垂後賢聖相承凡父作之於前者復得子述之於後文王所以無憂也子述何如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統緒壹著戎衣而天與人歸遂有天下身雖爲放伐而能取信於人仍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無與上爲天子富莫能外有四海之內宗廟饗祖宗以饗之子孫承爵土以保之其纘緒之隆如此然武王末年方受天命禮制未備周公成就文武之德推文武之意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上祀之禮也不自天子而止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如父爲大夫子爲士葬則以大夫矣祭則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則以士矣祭則以大夫使爲子者皆得以隆其親也不特祭祀爲然期之喪猶自庶人以達

乎大夫若三年之喪。必自庶人以達一天子此是謂何。三年乃父母之喪人子於父母無貴賤一也夫武周追王上祀既自下而達於上祭喪之禮又自上而達於下。蓋不獨止於一身者。子曰武王周公其孝通達無間乃達孝矣乎。夫達孝者。先人有志意未舒我善繼人之志而爲之接續先人有行事未遂。我善述人之事而爲之闡發者也繼述之善莫如祭祀。時當春秋。脩其宗廟使之煥然一新於是陳祭中所用之宗器。設先人原服之裳衣爲四時可嗜之時食宗廟器物。已皆備具矣其關乎子孫臣庶如何設處宗廟序立之禮左爲昭右爲穆。而祖孫之同一左右者又班行各有先後所以序生者之昭穆使其不紊也。序尊

卑之爵。所以使貴者居前。賤者居後。辨乎貴賤也。序大小之事。所以使賢之俊者任鉅。賢之次者任細。辨乎賢也。兄弟與賓旅衆交相酬飲。在下之子弟。各爲其長上執觶。所以逮及卑賤。使皆得伸敬也。祭畢燕老人。而壯者不與。所以序齒。尊乎高年也。夫廟中之儀。設無不備。廟中之人。處無不周。當時武周踐其對越之位。行其駿奔之禮。奏其舞蹈之樂。敬其所尊。儼乎在上而不敢褻。愛其所親。藹乎一體而不使携。但見事已死者有如見生。事已亡者有如見存。精神感通。毫無間隔。直到極盡處。眞是孝之至也。然當時所制祭祀。不特宗廟。而又有郊社。這郊社之禮。豈是尋常百神之祭。乃所以事上帝。爲天之司命。至尊無

對者也。宗廟之禮。豈是祈亡考妣之祭。乃所以祀乎其先爲祖之源本極遠難接者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則能與天命鬼神相對越。而使隱者見。微者顯。其顯見者自無不該。治國其如示諸斯掌乎。夫武周之達孝。可通人心而治國。此亦誠不可揜之一驗也。

（商）淵士嘗問武王以臣伐君。夫子謂何稱其不失顯名。答曰。三代以前君臣與後世不同。古者諸侯皆帝王岳牧之裔。建國俱自先朝。有王者起。則相率而服事焉。王者無道。而諸侯有能濟世安民。爲衆所推戴者。即奉而爲天下主。上古之世。往往有之。蓋天之立君。本以爲民。只看當時湯武。救了多少人性命。而其

心初非爲貪富貴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者也後世臣子踐匹夫登朝凡爵祿富貴那一些不是君之所與假借其威權盜竊其神器逆天悖理與此爲甚故三代而下惟漢高祖從徒步起撥亂爲治得國最正其餘若唐太宗宋太祖俱未免有議蓋天下之稱如鬼如蜮巧於篡逆者莫如曹操唐太宗之立恭帝厥似之而迫脇未嘗如操至司馬懿乃曹氏世臣能矢心戴主曹氏固無恙也徒以權重勢集奸其位而有之悖逆不在操下矣宋太祖受恩周世宗而搏國於遺孤之手罪不與司馬氏同科誰其信之然操懿惟圖富貴絕不知有百姓而唐宋二祖一以英明一以仁厚立國規模能久安長治者數百年則其功德在

天下正不失上天立君之意夫子仁管仲而不責其背糾是可爲論二祖法乎此千古取天下順逆之大較也○黃衍祚問達字作通稱固無謂若以達權通變言似正與武周行事相合且善繼善述舊說俱指武王纘緒而王祭祀特繼述中一節恐不足以盡達孝之旨答曰據本章前後文上言追王上祀從祭祀說起下言宗廟之禮行旅叅衆一派俱說祭祀上說中庸的學問全要在隱微處做透所以論孝單提箇祭祀雖前面說壹戎衣有天下不過要稱敘他與舜的尊富享保一樣帶在裡面絕不重此意至謂纘緒而王爲善繼述是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原早有取天下之心始得待武王以成其志將大聖人一段

恭順心腸直等之撝謙滋芥矣其意不過欲周旋武王乃至誣枉文王而不覺不亦顛倒之甚也哉○吳淡翀問舊說所親是先王的子孫臣庶今何以俱指先王答曰祖宗豈尊而不親者乎上文祭祀俱指祖宗卽子孫臣庶之賤皆得當總爲陪祭而設此處重在孝上則尊親自應一般解爲是○柴世蓁問明乎治國卽指上文序昭穆是親親序爵是貴貴序事是賢賢逮賤序齒是老老幼幼治理原具於祭祀中似說得親切答曰此猶是格致中庸之旨只是以祀鬼神爲通隱微治國爲通顯見隱微顯見原相合一一通無處不通故其孝謂之達卽夫微之顯之意也

管東溟曰據周禮冬至祀天於圜丘夏至祀地於方澤記載饗帝於郊祀社於國則郊社之並重有明徵而詩書中每詳於郊而畧於社蓋天子配天其祭必以上帝為主自后土而下則從尊卑以為序焉或時令之所重及災沴之所供則亦間有特祀而揆以尊無二上之義實皆統於上帝耳中庸顯上帝而隱后土明有尊也且上帝之備非徒以其與於蒼穹之上而已謂其主宰六合徹上徹下而無不在也故后土謂之皇地祇亦上帝之別稱而記中復以升中於天[illegible]帝於郊並舉周禮以后稷配天以文王配上帝蓋祀典從於所重則后土可合上帝而為一從其所重則帝一天之祀又可分而為二也[illegible]大祝可分為二祀郊社安得合為一禮[illegible]狀其未成天地[illegible][illegible]而八[illegible]天[illegible][illegible]然[illegible][illegible]帝云亦天地[illegible]後之主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天中之天尊文王配推[illegible]於[illegible]中之[illegible][illegible]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推猶以天中之天而祭由[illegible]以過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分配與后稷文王之分配所自也後[illegible]不究其義[illegible]因以形體言謂之天以主宰言謂之帝或形體與主宰而分[illegible]之義已外矣且以后稷配形體以文王配主宰周公之禮[illegible]以[illegible]經不[illegible]之甚然必不然矣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

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

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

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成功一也下子曰字衍文

〔測〕曰文武之政至知天是以人存政舉爲綱因先推論脩身以重人存之意天下之達道五至治天下國家矣是詳論以達德行達道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至行之者一也是詳論九經凡事豫則立至不誠乎身矣是以前定推本於誠誠者天之道至雖柔必強是詳論求誠之功必能誠方人存而政舉故中間三達德五達道九經皆歸於行之者一獨重一誠字亦與鬼神章誠字相應也哀公問政夫子告以文武之政者因是昭代之祖法制見存可考故謂布在方策其人是文武這樣的人此人字與人道敏政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仁者人也不可以不知人知

所以治人誠之者人之道數人字俱是一樣乃泛論爲人之人不指他人亦不專屬自己獨人一之人字與己百之己字相對乃始屬他人耳人道敏政言能盡人之道的其速於舉政正猶地理速於生樹一般夫政也者一直說下言政猶蒲盧之得地卽生絕不費力故爲政在人謂爲政圖治在行文武這等的人取人以身謂不可將人椎委於文武要取此人須就在己身上做此取字卽成仁取義之取然此身或多自私未必停當要脩治這身須以天下通行之道道卽後面五達道道待人行不能無參差又要脩治這道須以萬物一體之仁仁卽後面三達德點人說到仁上而卽括以仁者人也則仁正是人的命脈含此

更無有人益人之一身即無不靈觸無不覺渾身無非生意周流至與人相接彼感此應喜怒哀樂無不相通俱是此一體之生意貫徹所以不至同於木石而爲人仁與人安有兩個夫此人何從生生於父母父母與我原是一體此處或有間隔則生機已斷何處再能接續故親親爲大仁之合宜爲義仁之有節爲禮皆仁中分出者義者宜也正以處置得宜訓義惟賢者能繇義可爲師法一尊賢則事無不宜故尊賢爲大親親之殺不必添出隆字上親親原只指父母繇此而推伯叔兄弟以至族屬逐漸降殺下去尊賢原非一律有大賢次賢小賢逐漸等級不同惟親親自有殺尊賢自有等則節文繇此而生是乃禮從

等殺上生非禮中生此等殺也義與禮皆所以輔仁故并及之不與仁對脩身至知天是總承上文以起下爲政在人取人以身則身是爲政根本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道大親親則事親是脩身根本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脩道以仁仁者人也則人是事親根本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至於知人的根本何在天命卽人性人與天原是相合一的識得天的本相方纔識得人的本相而不爲七尺之軀一塊之血所執着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此天字卽下誠者天道人字卽下誠之者人道下文意已暗伏於此至於知天亦總完得一個脩身也又承上脩身以道道不止於親親天下之達道有五件脩道以仁亦

不止於仁。所以行道者有三件。君臣等五者止是標其名曰。不必添說親義序別信有物必有則。道理原是渾成的。君臣父子等皆一定不易。惟朋友乃於泛然衆人中聯合攏來。故特添一交字。令人那個能離而君臣去而父子。則那一個不在這條路中走。故謂之達道。前面止說仁。而此復加知勇者。知以明此仁。勇以強此仁。總為仁而惟廣者也。此是天下所同得於性分的。故謂之達德。一字究竟是誠。乃不實說破者。蓋為此處言三言五。條件頗多。故虛說個所以行之者一。以為之約束耳。達德本是一樣。而人為氣稟所限。終信不及。故將用功難易洗發他、生知是無待假借。自會證悟。若盡根底。其者學知是借聞見以開

發自心。乃能通曉。困知、是閉錮之極。必須打破疑團、方纔透徹。三者總只要討個曉得。既曉得後有何分別。故以爲知之一。安行、是不費氣力穩穩當當在道上走。利行、是以爲有益身心、酷嗜不舍。勉強、是勉力矯強。他心中本不欲行。却又放不下。只得拘斛背氣、猛力去做。三者總只要討個會得。既會得後又有何分別。故以爲行之一。生安、謂本體。學利、困勉、謂功夫。好學、卽項上學困。力行、卽項上利勉。知耻、則兼乎二者。以功夫合本體。故以近爲言。其實不相遠也。分來知仁勇三者。而各言其近。正見用功必能復德。此德更無有不達者。乃專爲三達德作證明耳。知斯三者。必能以達德行達道。便知得脩身的方法。知所以脩

身必能取人以身。便知得治人的方法。此人字即前取人等人字。是結上起下之詞。既知所以治人。則在己在彼。均不外此人。而人存政舉。便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九經者。經常不易之謂。脩身也九段。不過指出九經條件。以脩身居首。乃自然之序。不必獨重。不貳。是見理之明。不惑。是當幾之決。財是金錢貨貝之類。而用則州爲貿易。百工做成器具。有無相通而不凝滯。故財用足。懷本綏懷。而反得畏者。德威惟畏也。脩身之功。前已詳盡。此處謂何又說齊明盛服。非禮不動。要知齊明。即是脩道以仁。非禮不動。即是脩身以道。功夫亦無兩樣。止爲與九經之事並列。故變文言之耳。官盛任使。是官猶衆。盛任其使令。俾大臣得

以職要也既稟稱事所傢之廩稱其所作之事勞與食相當也絶世是有國土無子孫者廢國是有子孫無國土者行之者一因說個九經又似條件頗多故以一約束之總之不外乎誠也然此一要在豫先打點凡事皆然言行事道四件平平泛說不必歸重道上跲乃綏急無序語多窒塞困乃束縛住了展布不開疚乃內省抱病不能自慊窮乃一滯無餘沒有接濟種種說來政見不可不豫復推在下位之皆豫欲得此先盡夜乃從飛起在上位者獲上是得君上之心信友是朋友信得我心事過順親是親心與我相調適非止承顏順旨必能道合志同矣誠身加個反諸身不但將實心去事親還是體貼到自家做人上

必自表至裏自頂至踵純是眞心貫徹方可世人能好脩者亦未必盡懷欺罔戍中間尚有脩飾體面意思在則皮膚之與心髓終難一徹即非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學問須要當身實實體認誠字即前一字誠能貫顯微而不可揜前既說所以行之者一則三達德五達道九經何處不該通算雖節目繁多而一言蔽之矣獨須順親者就身之最切處推本之其實信友獲上治民俱可聯珠而貫也然世有心雖真而理不明者亦未必到家須要明善蓋善非他物即天命之性乃真心之極粹處於此參得透方能造到至誠地位而天人相為合一下文天道人道即發明此意誠者是指人之真心就在人言然却本於天易云天下

雷行物與無妄是上帝付物之心原如是極誠無妄者故以誠者爲天的道理誠之者正指明善誠身是實踐此誠凡人必念念眞實方纔慊意若片語打誑一事欺罔畢竟蹈蹐不安可見僞非本心而誠乃本心故以誠之者爲人的道理凡落思勉即爲人爲而非天然之妙直謂誠者乃人而天矣全體皆實色色現成不傍氣力更何假勉強而中不用意識更何假思索而得惟從容以中道而已聖人不指定生知安行卽學利困勉造其極亦能不思不勉而爲聖人故須下誠之之功擇善是求明此善乃用緊提之法一經發破便拳拳服膺牢固執任此是有思有勉功夫然思以思其所不思勉以勉其所不勉故說個天道

為人道的標的說個誠者為誠之者榜樣畢竟要造到不思不勉方是以人合天之學前面知天是明誠者之為天道知人是明誠之者之為人道前已貽含而此方發出究竟主意歸重在做功夫上故下面專論擇執之事學問思辨篤行為些甚麼正指此善博學者善之本體雖一而散見有三達德五達道九經之繁須要多方體驗求約先不廢博也審問者詳審叩問務討求下落不徒影響聽受慎思者心若浮大便不能鑽研進去故要謹慎攝心歸一以川參提明辨者恐其疑似處毫釐千里要與他辨入微茫不使稍有混淆篤行者直徹心髓而不浮泛永有終始而不作輟也此是舉擇執的條目下方是做擇執功夫

五者一時並做非完了一件纔做一件故學問思辨內即具有行意而行字亦即貫於學問思辨內有非學是抑揚之辭所以激起下句別無不必學之說人一已百人十已千亦不拘定數總只是定要求能果能此道即能此已百已千耳說個雖愚雖柔可見明強者亦如此此用功愚者尚然必明柔者尚然必強况非愚柔者乎愚必明是好學近乎智柔必強是知耻近乎勇而力行近仁貫乎明勇之間此正所謂以達德行達道所謂知之成功而一者也

〔演〕首特舜與武周之孝足以驗誠即夫子之答問政節目雖多而究竟亦不能外此昔哀公問政子曰政之善莫如文武文武

之政令班布在方策犂然可考但文武之人存則文武之政方舉行文武之人亡則文武之政即息滅此人存之道理其速於舉政即猶地道之速於生樹一般夫政也者得人即舉乃蒲盧之得地即生初無俟待者也故夫為政在有文武之人而人又不可推委於文武須取此人在以吾之身身何以脩以古今通行之道道何以脩以為物一體之仁夫此為物一體之仁即具此賦體之人也而親是人所從生親親為大有仁便有義有禮義者是處得宜之謂也而義孫賢者出尊賢為大親不自父母而止伯叔兄弟有降殺賢不只大賢而止次賢小賢有差等惟親賢原有等殺是禮之節文所繇生也繇此觀之為政在人取

人以身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道大抵親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脩道以仁仁者人也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此知人根本何在天道即人道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至於知天而脩身備矣然脩身以道道不止於親親天下之達道有五脩道以仁亦不止於一仁所以行之者有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人所通行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人所同具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總歸於一也達德惟人同得故氣質終不能限人或性生而知之或學習而知之或困苦而知之及其知之總不能有異此知一也或安適而行之或便利而行之或勉力矯強而行

之及其成功總不能有異此行一也惟好學則窮究精明可近乎知而復其知之德力行則體驗眞懇可近乎仁而復其仁之德知耻則憤悱激勵可近乎勇而復其勇之德此知仁勇之稱爲達德而無人不行者知斯三者則能以達德行達道即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能取人以身即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人存政舉即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者一定不易之經曰以德行道脩身也尊之如師保尊賢也聯之如一體親親也待之如心膂敬大臣也恤之如手足體羣臣也愛之如赤子子庶民也招徠乎百工也綏柔乎遠人也懷保乎諸侯也脩身則皇建其極而道立尊賢則義理明而不惑

親親則諸父昆弟得其歡心而不怨敬大臣則事幾剖決而不眩體羣臣則臣視君如腹心而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民戴君如父母而百姓勸來百工則有無相通財用足柔遠人則願出其途天下歸之懷諸侯則德威惟畏天下畏之翛然不滓爲齊惺然不眛爲明正其衣冠爲盛服動必以禮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言遠好色賤貨財而一心於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爵位重其俸祿同其好惡之情所以勸親親也官屬衆盛一任使令而不分其職要所以勸大臣也忠信以體其情重祿以養其廉所以勸士也時使而不盡其力薄歛而不盡其財所以勸百姓也日有省察月有試驗所食之旣廩稱其所作之事所以

勸百工也設節豐稍以送往迎來嘉獎其有才能之善而矜恤其不能者所以柔遠人也本支已絕爲尋旁支以繼其世土地已廢爲立子孫以舉其國紀綱紊亂則整治之國勢傾危則扶持之五年一朝比年三年一聘各以其時厚其燕賜之往而薄其貢獻之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無九者之煩總歸於一也而一要於豫大凡天下事豫辦則植立不豫辦則廢弛如言前定則緩急有序而不跲事前定則展布有方而不困行前定則內省常慊而不疚道前定則取之逢源而不窮此不但居上者宜然即以在下位觀之凡在下位必獲上方能委任成功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上有道

必信友方能同心共濟。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友有道，必
順親方能孫親追疏。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親有道，必誠
身方能至誠感格。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必明善
方能見真力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而明善非他，即明此誠
耳。渾全此理爲誠者，天命流行，物與無妄，乃天命之本然，天道
也。實踐此理爲誠之者，自欺則厭然局促，自慊則泰然寬舒，乃
人性之本然，人道也。誠者不待勉強而中，不待思索而得，從容
中道，合乎天道之聖人也。誠之者擇乎善，拳拳服膺而固執
之者也。擇善固執之事何如？考古證今，博學之；詢師質友，審問
之；據心入微，愼思之；研幾必確，明辨之；敦厚其行，不浮不替，篤

行之有弗學學之必求其能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必求其知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必求其得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必求其明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必求其篤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倍之人十能之己千倍之果能此己百己千之道矣將見好學近乎知雖愚必明知耻近乎勇雖柔必強而況未至愚柔者乎以此求誠方是脩身人存而政舉不出此矣夫以五達道三達德九經之多總不外乎一誠以貫之可見誠固徹顯微而不可掩者也

西藏士楊問為政在人取人以身兩人字兼屬人己恐不免牽強答曰子以人道敏政仁者人也兩人字為屬之他人乎抑人

已兼該乎曰此二人字必人口兼該曰既如此則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乃上承人道敏政下起仁者人也安得又另作一解爲孟爽曰不獨此只恐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一句明是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乃一章緊要關頭不明此人字將天命謂性如何了徹令俱看作爲人之人與天人相貫處幾關合得來而前後文義呼應亦見章旨之妙曰是○陳之煌問何謂脩身以道脩道以仁答曰試就父子一端看欲脩人子之身定須去孝道上做然無我與親一體之仁問安親勝總是靡文與子道有何交涉卽父子推之五達道皆然○沈允捷問仁者人也意說人之本來論耳若雕琢後恐不得謂仁卽是人答曰人於父母

之喪有不悲痛者乎。卽不孝子未必盡然。至兒女死。更有不悲痛者乎。可見任人雕琢。其生生一脉。原未相離。〇張大烈問。昔謂等殺繇禮生。今講何故謂禮繇等殺生。答曰。只看上親親原有殺。尊賢原有等。皆非自然之禮。而禮因以生乎。〇曹逢吉問。故君子不可不脩身。既作總結上文。則朱註以知人貼賢。知天貼禮方與上文相關。答曰。知人貼賢。爲上面有尊賢。何然說親親繇於尊賢。已從倒說。至以知天貼禮。有何交涉。惟天乃人之原。故因人而推及於天。卽照後天道人道看。曰。謂何此處就將天道人道說出來。曰。不是就說出。只照下面做個引證。看書方有歸着耳。〇梁培恕問。好學力行知恥在生知安行亦有觀孔子

好古敏求。是好學。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是力行。發憤忘食。是知與。答曰此說理甚圓但語意重在識明達德即與說學利困勉說更見無人不可復此德也。○稍一與問知所以治人人字遍該與人一能之人字一例看蓋上有知所以脩身何相承則此治人字明與脩身相對。答曰上句脩身乃在己之人下句治天下國家。乃在彼之人而治人則合彼己而該之。脩身與治天下國家相通正在此一人字中。最要關之樞紐也。○諸國光問九經若不以序論恐失輕重本末之辨。答曰重脩身意前有脩身以道。後有明善誠身。通章不勝其叮嚀矣。何待九經處分別。既稱爲九經而逐逐之則止是列其名目非是品其等級。○衆世

培問。齊明即脩道以仁。非禮不動即脩身以道。何故如此配合。

答曰。原不必配合。但此皆是論脩身方法。更無二義。故爲指破。究竟功夫。非禮不動。不外於齊明。齊明不外於明善誠身。明善誠身。不外於好學力行。好學力行。不外於擇善固執。若不知其語意之同。則頭緒煩多。將從何處下手。然不獨此。究竟只首章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功夫。無不括盡。○陳周臣問。賦歛之例。皆必出於惟正之供。九經於百姓。旣財使薄歛矣。乃於親親勸士皆重旅。於遠人送往迎來。於諸侯厚往薄來。不識何以能然。答曰。此問是往想上古國用儉樸。至周時而物力是饒。力能爲此。然爲告哀公。不得不以文武之祖制訓勉。若夫子自己作用。恐

未必然。如告顏子。則以四代禮樂可見。○汪起能問兩箇行之者一。若指着誠何不明白道破。乃匿以一字作啞謎。答曰凡話氣須有步驟。因要泛論凡事必以豫立。復借在位者之當豫。以推本於誠。乃逐步轉其所以然之故。正與所以行之相應。若早把誠字急急指出。則意盡而不便重重發論矣。且一字與五字三字九字相爲貫串。頭緒雖多。道前做後。只是一件。故謂虛說個一以約束者此耳。○陳以禮問道前定道字。視言事行較重還當指逆道說。答曰。言行事道本文原只四平說去。況前後文重道字處甚多。此處專重前定。不重道字。只要逐項數他當豫。以推到於誠明爲盡頭耳。若另提道字作主。滿盤文體反覺重

夜瑣碎。仰此可得體認口氣之法。○程雲登問前說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則事親在脩身之先。後說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則脩身又在順親之先。此何以解。答曰本文事字順字分析極明。事止承欸而順乃論道。故事在脩身之先。順在脩身之後。○姜曰廣問誠字註中每訓作實理。今講就眞心說在人身上體貼。果覺明快。惟於天地之爲物不貳。及萬物之終始上論誠。則似以無妄爲妥。然無妄又何着落。豈天地萬物總吾心內物。而天地爲物之誠。亦總是吾之眞心遍滿兩間耶。然天地爲物固自有吾念慮未及。耳目未交。而自終自始者。豈可謂吾未有茂對之意。物遂不發榮。吾未有斵伐之意。物遂不剝落哉。於此平

竟是誰主宰。答曰在天原自有主宰者總不外此真心故首章論天亦有心。已發之詳矣至於人之感通亦自不誣吾雖不茂對新伐。而天下之爲茂對新伐者未嘗無人一人能致中和便能位天地育萬物則聚天下之陂僻乖戾豈不能使陰陽沴厲百物夭札。此又可見天地萬物不外人心所造中庸明明言之。而後儒河漢其言闢爲異教將中庸亦信不及耶○馬場問誠者不思不勉誠之者擇善固執必定要思要勉如何合得來答曰此雖就兩項說其實是一個人的事誠者是誠之者本體誠之者是誠者功夫功夫必借思勉入而本體原是不思勉的則功夫須照着本體做方纔不錯故先說個不思不勉以爲擇執

的榜樣。而擇執者亦必至於不思不勉。乃爲合着本體。究竟非有兩橛也。○楊文騶問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行先乎知。誠之者擇善而固執。知先乎行。說者謂先行後知者。成德之序。先知後行者。入德之序。不識是否。答曰此固是然。知實貫乎始條理終條理。而行只在知中。故誠之者從知起。因誠者復從知結果。此義已詳發大學中。中庸於知稍畧。且不必深言。○洪德吉問審問明辨。疑無兩樣。大率問既審矣。即此是明。又必待思之後。辨而方明。則所審者是何。而所明者又何耶。答曰問止問之於人。窮究他情蹤。辨則就他情蹤內剖判是非。安在無別。然問與思辨。其實是一時來。隨問隨思。隨思隨辨。或辨不明而再思。

一思不得而再問亦未可知非因文何有次第遂可作先後觀也。

嘗聞曰或疑知天必待於聖人乎抑下學可以與知乎曰此知約有三等俱乎中庸而得一言如顏子之一日克復知天之始也進而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如吾夫子之五十而知天命知天之中也又進而至誠知天地之化育如易傳之所謂大明終始先天而天弗違知天之終也始但知天於纖叢之理人道中之天道也悟徹而脩起矣中則知天於理數之合天道中之人道也脩圓而證起矣終則知天於起理起數之大始天道中之天道也證已竟而悟脩俱泯矣

誠明章至無息章

〔總測〕自自誠明至純亦不已爲一總段大畧是闡未發之中因分疏性敎及位育之旨誠與性皆直指此中。明與敎則所以復其中而和亦攝焉者也性敎原無兩但因自誠明自明誠入手有分而究竟未嘗不合至於性敎相合而率性謂道併該於其

中矣下文稱至誠者乃發自誠明稱其次及誠者乃發自明誠各章皆是論誠故所重在誠總爲這點真心完滿之後自能無處不貫於是詳論盡性之盡人物以參贊誠形之入化前知之如神成己之成物博厚高明悠久之覆物載物成物以配天地皆極贊此誠之徵驗乃爲致中和而位天地育萬物暢言之然內中總攝以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而歸結於於穆不顯則尤於未發之中爲獨標其樞要者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敎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溯〕首章有性敎之名之謂云者將性敎爲主而以天命脩道釋之謂之云者將誠明明誠爲主而以性敎證之故文法不同誠

是真心徹顯徹微徹隱徹見無不遍照明是實見這點真心不使埋沒誠明者真心渾然全具以自心照自心有何不見明誠者領悟得真心着此心自復爲我有性即天命之謂是本體故即脩道之謂是功夫從誠字在前是以本體渾成爲主提明字在前是以功夫研究爲主故知有性教之分此分兩人看固是即合一人看亦可誠則明如有物於此不爲我的或難識認若是我所實有的豈有見不分明明則誠如一件物偶然遺失只若尋覓不見苟一覺見依前我的故物是性能起教教能復性誠明明誠究竟未有不合一者自此向後俱極論誠誠即未發之中也

演入道之宗旨不同有自夫真心具足而覺照雖開者是爲天命本體謂之性有自夫覺照既開而真心乃具者是爲脩道功夫謂之教既已有此真心自必能具此覺照誠則明矣既已具此覺照自不能埋此真心明則誠矣性之與教二而一之者也

商徐尚仁問性教似指兩樣人何謂合一人看亦可答曰今觀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可見性是那個沒有的又觀孔子一生多見而識多聞而擇則性生者猶做教的功夫故謂合一人看亦無不可○商孟真問前講以自明誠爲大學而所重在明以自誠明爲中庸而所重在誠何以不同又何以相合答曰同一性體以真心無妄言謂之誠以靈知不昧言謂之

明誠乃所共之體而明乃所發之光微有不同性體鼎雖直指或誠或明俱可摸索隨人各提宗旨然究竟相合終以其體之無二故○史起蘧問性須天道教須人道因分貼下面各章於理甚確何故不用而單以性教分貼且總屬於未發之中何也答曰中庸原是一意通部不出首章之旨若要彼此相通何處不可穿插惟就首章發明則此謂之性教正與前之謂性教相合而下文詳發誠字亦即是首章之中將此作眼目庶得挈領提綱之要耳

管東溟曰聖凡本同一性而獨歸諸自誠明者何蓋惟性之之聖凡初即與天命合也立教本聖人之事而經歸諸自明誠者何蓋性生不學教奚自起教恒起於反之之聖也率性之道其貫乎二者之間矣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渾性包天地萬物之外本極廣大。但世人只知有已不知有人把天大樣性體束在一團血肉上。此固不必論。就使人品事業極駿偉而隱衷稍存有我之念、卽是自私。卽於性體有虧。惟天下至誠眞心徹底完滿性體亦徹底完滿性如元氣之在空虛。處處滿足眞心如陽回大地生意一到無物不遂其發榮故一盡性則人性物性天地化育都包在內若人物天地有虧卽吾性亦不得盡下面不是逐段推廣只是申言之耳盡人物之性。

是誠能動物精神嘿嘿相爲感化如堯舜之世時雍風動比屋可封此寧家喻而戶曉哉然人尚可動他物何以動此固任生自遂居多又觀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韓文公馴南海之鱷魚寇萊公感雷陽之枯竹則物亦有爲我所動處不可謂盡無也始生曰化長養曰育天地之化育萬物不外陰陽陰陽不免乖沴至誠自有燮理處能使物性俱盡則天地之化育亦即贊之既贊天地則天生物地成物至誠贊生成之不及天地少我不得與之鼎立故可與天地參到此田地方爲能盡其性

須性體原極廣大而爲私意所隔惟獨天下至誠眞心完滿之

極性體亦完滿之極。爲能盡其性。既盡其性。則至誠動物人性。即我性也。爲能盡人之性。既盡人之性。則物性即人性也。爲能盡物之性。既盡物之性。則天地化育。即其生人生物者也。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既可贊天地之化育。則天地生成於上下。至誠參理於兩間。可以與天地相參矣。此皆性體中原具之分量。亦其心中自然之作用。而皆何秋然者哉。

商施性中刖人。止一性。因此性本是至真無僞。故加其號曰誠。而實非有二也。今曰惟至誠能盡性。若有能乎此。方得乎彼之意。不分誠與性爲兩乎。答曰。誠與性對舉。則性體無作爲。真能運動。一而若分爲二。誠與性單舉。則誠即攝性。性即攝

而實合爲一。○楊以任問盡性功夫畢竟在自身上做。若人物上必到性已盡後方能推充開去。恐不無先後。答曰盡性有論分量有論功夫。合了人物分量何處完成。合了自己功夫何處下手。然功夫不竟。分量定無滿日。分量不滿。功夫安有住時。要難判然兩截。○張湛然問至誠一盡性便能盡人盡物。然堯湯有水旱。百穀不成。而朱均與四凶俱所難解。答曰感格亦須以漸。九載之績。桑林之禱。實同造化以貸民物。至不肖處之得宜。使不得肆惡。亦皆其曲成之處。○王三錫問時講謂盡性三段。有其理。即有其事。故通下一能字。贊化育兩段。有其理不必有其事。故獨下一可以字。然否。答曰世上那有有其理無其事。俗

儒見識不大。妄意自身上做不來的。便謂無其事。此爲可笑。盡性三段下一能字。不過謂我與人物。都是自做主張得的。說得徑直。至參贊天地。則儒者尊天。故下一可以字。口氣較能字畧委婉耳。豈可謂遂無其事。○朱濟之問盡人物之性。註謂知明處當。夫必待知明處當而後盡。則非人力所不及之地。何以使之莫不尊親乎。答曰是知明處當之說。乃所過者化也。而所存者神。自難思議。故云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今人欲以心量爲測度耳。自爲者擬中庸。恐未易讀。○湯自新問陽明云盡性者。只在人物之性上盡。恐是彼人物擘。乃權巧之說。答曰此是實話。而義未圓。請添一轉云。盡人物之性者。只在巳性上盡。

管東溟曰：朱子以天命之性無不善，但在順而循之，此所謂不踐人形而為仁義者也。然亦須照我太極初落人身之時，始發端於太極初落人身，身俱是中和之氣，故率之即為道。至於流浪多生，轉出許多不善氣習來，性亦難於直率矣，是以又有盡性致曲之說也。中庸率性盡性二言最妙，率者從天性之中和處率之，盡者從人物性之不中處盡之也。孟子全向本性上說，告子以人性為仁義，却亦含有致曲意在，但其認義為外，此見性不真處也。見性不真而從事於致曲，鮮有不戕賊人以為仁義者。然不善致曲，則有戕賊人性之病；不善率性，亦有認賊作子之病。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測其次，是下至誠一等的人。誠者真心直達，曲則真心不免抑遏，而又不可盡泯，委曲以出，正與相反。致者，為他推致，直窮到底，曲處不令抑遏，則真心便可直達，曲能有誠了。蓋人止此一

心。抑之卽曲。不抑卽誠。並無兩個。不是去了此心。又換一個心進去。誠則眞心自不可掩。必漸露於舉止嚬笑之間。故能形。形猶是發端。著則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眞心盡數設施出來了。著與明雖辨。若後章惡其文之著。是著乃止說外邊發揚。明卻自外反內。無些子遮蓋。耳目口鼻。與心肺肝膽。如瑠璃之洞徹一般。也明則眞心極其透露。無內外之隔。亦必無人已之隔。自然感動得人來。故謂之動。人既爲我眞心感動。必皆去僞求誠。各各改變。故謂之變。僞妄的既變去了。則我與人俱在此眞心中。彼我渾融。形色不事。故謂之化。惟天下至誠爲能化者。至誠乃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故能不賞民勸。不怒民威。致曲者亦到化

的田地即是至誠了言此正見同歸之意

〔演〕其次未及乎至誠者要在推致其真心之委曲曲無所容則心必自直即此曲便能有誠誠則發中達外而形形則發微及顯而著著則發表徹裏而明明則誠能格物而動動則人人各去其不誠而變變則彼我渾合於一誠而化唯天下不思不勉之至誠爲能化而其次亦然則與至誠夫何間然之有

〔商〕王師濟問致曲是功夫在病痛處做然首章論功夫言戒慎恐懼只在本體上做用功果有二路耶答曰曲處正病在本體而致即不外於戒懼首章中和亦言致其功實非有兩也○金聲問曲字作委曲說乃不好字似於致字說不去答曰今人要

幹不好事直頭做去豈不甚快爲何要委曲這委曲處政爲他的真心不肯自昧卽是誠處只將此委曲的推致得盡便是曲能有誠所謂煩惱卽菩提者也曰易云曲成萬物卻非不善之名曰曲成而云萬物是在作用上說若致曲乃是心體作用要委曲心體要徑直各不相妨○石川玉問至誠盡性盡人物之性一了百了無漸次其次能有誠亦卽至誠之誠不識還有漸次否答曰上章云至誠此僅云有誠少一至字可見原未到極處惟歷形著明動變以至於化方云唯天下至誠爲能化與之合一則其中不無漸次可知○柴允鈐問著明皆生於誠則都是徹內外的何獨以著爲在外答曰若論誠的作用著豈是

掩飾於外但體貼字義則著乃著見必蹟內以達外而明則明通乃內外之映徹如此分別方各親切不混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測〕誠原終始乎物凡人事之成虧造化之剝復無不在我眞心中人惟形骸爲障故一膜之外便相隔絕至誠之道能使我心與虛空等天地萬物打成一片那裏稍有發端自然覺得正如以我自己的心看自己心中事一樣故可以前知禎祥妖孽蓍龜四體是禍福之未形而兆已先動者至誠雖前知亦必借兆

以觸發之故以此叫起禍福將至何善不善俱各頃禍福來益善中有禍福不善中亦有禍福雖人定勝天究竟無終爽之理而天定勝人一時有難定之幾至誠獨先衆人而豫燭故謂其必先也神卽前鬼神果神體物不遺至誠誠不可揜幽贊神明默知造化嗚呼此理豈俗儒易曉

演至誠之道能使我之眞心畢徹於天下則於天下之事幾亦畢徹於吾心自可以前知何謂前知如國家將興隆必定有禎祥國家將滅亡必定有妖孽見乎蓍龜之卜筮動乎四體之容止此皆事未形而兆已先動每遇禍福之將至至誠於善者所得之禍福必先知之不善者所得之禍福亦必先知之夫鬼神

有先幾之動至誠亦即有先覺之動兩相脗合故至誠如神是豈思議之可及焉者

〔問〕劉國裕問何謂至誠自然覺得咎曰古有孝子遊學在外母病思子子即心動歸家乃是那一念愛親之誠懇到所以數千里外尚然不隔即孝親一事而他事可知〇楊汝愷問至誠既如神何必藉禎祥等方可前知咎曰易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無禎祥等則未感而返於寂然安得豫設一知以前之柴世基曰聖人是挽回氣化的若必待禎祥等已形方知恐亦挽回不及了曰禍福將至正從他將至處挽回然天數已定如孔子當時亦不能挽春秋之殺運第前知則自不爽耳〇曹

逢吉問善不善中謂禍福俱有恐於福善禍淫之理有悖答曰此要看必先二字若善定得福不善定得禍即常人亦能前知惟禍福錯出於人所難知處必定豫先曉得幾見至誠如神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測曰成自道二自字提得極儆切人那個不曉得自已然皆以情識當之不知此情識不過在幻軀上挽着妄緣上盤桓服散浮漚誰爲我有惟道然真心乃我自性永刼不磨聲色貨利不能移金石豚魚莫可關爲聖爲賢參天兩地分量無所不該而

一聽我主張乃是自家成就自家的益誠字原以成言爲義故以自成釋之也而道下一而字帶上自成來人誰不有日用常行之道然一生作用無非世態人情虛哄過去與我有何干涉惟從真心行出來的行一步有一步人品造詣方是我真實幹辦爲自家走的一條路故謂之自道物之終始物字雖人已俱該得但此原爲下而成物張本兩物字當一例看還只指人一邊這點真心在天下人散則游魂爲變爲物之終聚則精氣爲物爲物之始誠能包乎萬物之生滅故謂誠者物之終始不云始終而云終始正見終於此者卽始於彼循環無端人類所以不斷滅者全在此若不是這真心形氣從何附麗人類之滅久

矣故又謂不誠無物此句乃因上句反言以見物之必不可少此誠耳是故君子誠之為貴根上兩邊來自成自道也是此真心終物始物也是此真心我與物俱跳不出這誠的圈子外焉得不以此為貴這樣看來誠者非自成已便歇了把這真心用在已上反身而誠我既成就得已把這真心用在物上誠能動物我也成就得人乃即所以成物的成已仁也須自成自道於自之本體無有非賊成物知也須終物始物於物之道理無有隔礙然仁知原從性中分出皆為性之德亦即指此真心者既同一性則仁亦可外知亦可內外內之道相為合一分拆不開的既合外內則彼我不見異形知仁亦可互用時而仁以成已

時而知以成物，時時而即成己以成物，時而即成物以成己。故以時措之無不咸宜。措如置物一般，隨置在那裏，悉皆妥貼也。此極狀真心之妙用如此。

蓋人誰不欲成就自己，惟完具真心而為誠者，任我分量無虧，乃以自成也。人誰不有踐履，惟行此真心而為道，是為我切實踐履，乃以自道也。此真心當其游散則為物終，當其凝聚則為物始，乃物之終始。若不是此誠，則形無所麗，亦無此物矣。夫自成自道以此，終物始物以此，我與物俱不能外於此誠。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我以此真心成就己，即以此真心成就物，亦所以成物也。成己則於自成自道之本體無

所戕賊仁也成物則於終物始物之道理無所障礙知也仁知總此真心皆性之德而知不在外仁不在內合外內之道也故時而成己時而成物內外參觀仁知互用以時措之無不皆宜也

爾吳德鑑問誠者物之終始註中終始之物指人物說無物之物指人心說誠爲兩概近說有將二物字俱看做事物之物單主人心做事而言似亦可通答曰本文原是物字如何改作事字且此物字須從而所以成物看明明說向人上發爲世人只見得血肉身子全不知有真心所以說人這身子只在此點真心內頭出頭沒身子有去來而此真心永無斷滅人能全得這

眞忘則中和位育一以貫之人已俱無不該此正爲下文成己以成物張本如何可將物字分作兩樣解○施惟誠問成己處亦必兼知成物處亦必兼仁今仁專屬己知專屬物豈仁知乃判然不相合者耶答曰看故時措之宜也何便將而以仁成物將而以知成己未嘗不可曰如此何不徑合說仁知定要分他做甚李宗臯曰正謂分了下而又說合外內之道故時措之宜○若先合說又何用下文之贊曰此固是然本意畢竟謂仁知同在性德中左之右之顛之倒之無不宜之分之可合之亦可○湯鼎新問時措句蒋說單指成物如何答曰此却落在一邊了玩合外內句正不要分拆世未有閉門塞竇不顧他人可獨自

做得聖賢亦未有毀名裂節不顧自己可教人做得聖賢提着已便有人提着人便有已隨手揩去頭頭撞來何等活潑覺於時措二字更醒眼

管東溟曰凡言性之德即後章所謂德性蓋反身而誠之後即仁知為性中之實物如金之已出乎鑛而非在鑛之金矣合外內之道是為中處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

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鱉生焉貨財殖焉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測〕故字承上時措來惟時措皆宜則此真心無內無外無人無己常為運旋而更無歇息既此心無時歇息則積漸將來自覺久遠既此心積之久遠則感於民物自必有徵驗徵與形不同形止一身徵即徵諸庶民之徵是人已為我感動者既為徵感

便有生則惡可已之妙悠是悠裕徐徐浸灌待其從容自化畧無急躁之意遠是久遠日引月長綿綿無盡不可限以時度便悠遠了博須悠來惟悠則敷施有漸自滲被無方家國天下以至蠻貊無不沾暨厚須遠來惟遠則經歷漸久自浸灌愈深淪於肌膚浹於骨髓無不透入便博厚了高須博來惟博則容受不設界限人皆委命於我而我常能罩人上超然物表明須厚來惟厚則支乎直徹底裡人皆披心於我而我能照徹人家洞然無有障礙便高明了悠遠博厚高明既根微來乃此點真心感乎物而符其存神過化者非只論吾心體然亦不在作用上說以有下文不見不動無爲在夫人心雖狹隘膚淺其念便多

虛憍不能下人。博厚則此心能入乎萬物之下而體貼之故謂所以載物。人心惟卑陋暖昧與人一般見識便被人壓得頭低。高明則此心能出乎萬物之上而包容之故謂所以覆物人心惟有起有倒雖做好事於物究竟無濟悠久則始而遷善敏德終而化行俗美。必能成就故謂所以成物博厚高明悠久不比尋常乃配地配天無疆界之可限的此不是說同體同用乃極意形容真心之妙上徹乎天下徹乎地前無往古後無來今云耳如此者言如此配天配地無疆者意變成即頂上博厚高明悠久之覆載成物然不見不動無為乃此真心之默默感名不一疾而速不行而至神往神來不復可思議矣夫命官立法唐虞

不廢豈至誠獨無一毫作用蓋恐人以作用掩真心故畧之而特剔出真心之妙用耳因說配天配地故又將天地之道發明可一言而盡謂一句說話可以關盡得他一言即爲物不貳所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乃造化之樞紐也此即指誠而乃言不貳者以狀其無雜耳不貳則迎之無首隨之無尾故其生物不測此非謂物多難測乃生物所以然處不可測識是已將於穆不已傳字意暗寓在此了又贊天地之博厚高明悠久者即指其神化瀰漫處博是坤輿有如此開闢神化亦如此開闢厚是重泉有如此深入神化亦如此深入高是太虛之表皆神化所覆明是天光之明皆神化所發越悠是寒往暑來神化之漸

亦不過久是元會運世。神化之綿邈無窮。今夫天論其生物而
山水尤天地間生物之最大者。故並舉之天地若只說他大不
說他小。便覺滲漏。故從昭昭撮土說到無窮。廣大謂小大無不
該括也。嶽有五而獨言華嶽。舉一以例其餘。振、是振盪之意。寶
藏。是寶貝之藏於山者。如石韞玉之類。貨財、是水中所生之物
取以為用而相為貿易。這俱是天地生物之盛。然其所以然處。
終不可測。故引詩以明之。維天之命、是上天之命令。前天命章
已解之矣。穆是玄遠。乃無聲無臭之義。不已者、是天時時降鑒。
無有止息。然都是人所不見不聞的。故以穆贊之。所以為天。言
那繫日月星辰覆萬物者。都是天之形迹。惟於穆之不已。乃天

之所以爲天處於乎不斷正是個微字純是無夾雜凡斷露處容易操持惟視聞俱伏於不斷處純一其德最難方可嘆美所以爲文言那光四方顯西土俱是文王作用惟不斷之德之純乃文王之所以爲文處人心因有夾雜斯有止息惟純一則亦不已了即結前至誠無息之意此章於至誠言悠遠博厚高明覆物載物成物於天地言博厚高明悠久覆物載物至誠與天地那些不相配然所以相配處不在斷然可見上故引詩於天挑出個穆字正應轉不測於文王挑出不斷字正應轉不見不動無爲此所謂莫顯乎微爲未發之中者而至誠與天地相配實在此故以純亦不已結之也

流惟時措咸宜故至誠之心能時時運旋更無歇息不息則日漸積累而至於久久則日漸感動而至於徵驗是存神過化之妙有非一端可盡者但見徵則真心之所綿亘優裕而不急迫長遠而不短促悠遠則真心之所凝注廣博而不狹隘深厚而不膚淺博厚則真心之所發越高卓而不卑瑣明朗而不闇汶夫此博厚者能以心體乎物之下所以承載乎物也高明者能以心超乎物之上所以覆冒乎物也悠久者能以心貞乎物之終始所以成就乎物也博厚非尋常之博厚乃配乎地高明非尋常之高明乃配乎天悠久非尋常之悠久乃無疆域之可限如此配天配地無疆者不表見而自然章顯不聳動而自然變

化無作為而自然成就。其心之妙用如此。天地何如。天地之道。可一句語言而括盡也。其神化之為物。惟不岐於貳。則其生育庶物有不測其所以然。此天地之道。其神化流行。廣極博也。深入重泉。厚也。上際九天。高也。光被四表。明也。將行有漸。悠也。歷算無窮。久也。即以生物觀之。今夫天。舉其一處。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舉其一處。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承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至於洩。萬物承載焉。又觀於天地間之山水。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天地之生物。至於

如此而終莫測其所以然詩言維上天之命於乎超於聲臭穆

然降鑒之不已其意蓋曰繁三光殺萬物皆此於穆之命爲樞

紐乃天之所以爲天也詩又言於乎寂於聲色不顯文王之德

之純一其意蓋曰光四方被西土皆此不斷之德爲樞紐乃文

王之所以爲文也夫純不純乃有已所無夾雜自無止息天命

不已而人心之純亦不已矣至誠之配天地豈不端在此哉

商薛宏繹問以故字頂上時措徵字爲徵驗於民則不息之心

亦當是用於民物上答曰非專在民物亦非專在自己乃合內

外人己而一如也但玩前章可見曰觀誠則形只合當下便徵

何以必待積久曰正爲形則止自己形見而徵則必在人感動

故須加不息與久其針線之細如此○應對問徵則悠遠數句
遲有漸次否若有漸次似悠遠後博厚博厚後高明下而分層
載物覆物成物反將悠久在後又似不可以漸次言也答曰自
徵則悠遠遞下幾個則字層層說出是悠遠後博厚博厚後高
明似有漸次既至博厚高明又悠遠仍不可間似不必有漸次
總之一徵之後有許多名目見真心之遍滿通天徹地亘古達
今只是暢發此真心而意不在漸次之有無也○葉脩教問既
謂命官立法唐虞不廢何為於章奏成規盤界去作用而獨指
真心答曰作用誠不廢而所以轉移治化者却不靠着作用㊀
陸夢龍問生物不測與下文及其不測一例分明是生物之多

不可測答曰多字直訓不測未有畢竟當訓不可測識及其不測亦謂水淵深不可測識與生物不測各項上文意義不妨各別而字義則原無不同○李明府謂天地之不貳皆指氣化今以神化言何故答曰易云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兩在不測之謂神是神乃造化之竅發而氣則聽神以爲轉移落在第二義矣且下句生物不測惟神故不測亦可爲一證曰不貳以誠言不已以命言是果兩物抑皆此神之所爲耶曰誠有純一之義故以不貳言命有賦畀之義故以不已言其實皆神之所爲也此神在易有太極則爲物不貳而爲妙物之神在帝出乎震則維命不已而爲體物之神更何有兩至以不測贊不貳以於穆

贊不已而穆即不測正相呼應又兩下之各各符合者○首觀文問章內以無息爲起句不已爲結句玩一亦字分明至誠與天地合一處在純與不已似不必因役字不顯字又在微顯上闡發答曰不已根穆純根不顯則純亦不已實本穆與不顯中庸之妙覩是即顯即微即微即顯纔說個載物覆物成物便說不見不動無爲纔說個生物便說不測末後又以穆字不顯字相應指點出天人關紐此正是未發之中妙用金針度與人處

大哉章 至 三重章

總測自大哉聖人至有舉天下爲一總說大界是闡中節之和禮即是和禮從誠內抽出亦即和之從中內抽出者前面極贊

一誠之功效徹於天地萬物性情如此高廣又恐人只向高廣上馳去求而以禮節爲可廢則不免流於狂解乃復約之以禮三章皆是論禮故所重在禮三千三百禮儀其詳必俟德凝道以崇禮方能上下治亂咸宜於是無德位時則守禮爲從周之免我有德位時則制禮爲徵信之有與制禮必聽於所遇守禮不可斯須去身總之皆爲崇禮蓋非至誠無與禮悖而恐竊誠之似以襲禮故言之不厭其周匝前面誠字多爲未發之中暢論而此禮字多爲中節之和補贊言若有迹學者不得作逐境觀也。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

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訓〕前面皆說至誠。此獨言聖人。乃崇禮之聖人。暫把誠易置。要發明一個禮。發是發生。育是長育。即前覆物載物成物。而萬物育者。峻極言高峻上極於天。即前高明配天。而天地位者。此又是說性了。惟將言禮。先把性提出。見性非空虛。其中有物。優優者。充滿優裕。無少欠缺。禮儀是經禮。如覲會同冠婚喪祭之類。威儀是曲禮。進退升降俯仰揖遜之類。威儀即在禮儀中者。記

一云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興焉三百三千根天與萬物來則禮亦根性來初非判然爲二者也待其人是待聖人之人行是行此三千三百之禮道而曰至者散見於三千三百無一處之不到德而曰至者體於吾身亦無一毫之不到必能實體方與散見者凝結爲一苟不至德則亦任其散漫於兩間而與我不相交涉矣性即天命之謂性此實得於吾心者謂之德性德性乃天地萬物之樞紐若不提他作主功夫便無頭腦故當捧持以尊之然或專在性體上恢張一切經制盡情脫畧終屬空虛而無實際故又須道問學問即審問學即博學於此三千三百俱要一一率繇過去此句是總冒下三句又細言之廣大即前

博厚載物，無物不在其承載之中。性體原是廣大，今推致他不使狹隘，然世有一種人能掃除一世之耳目，開拓萬古之心胸，而細行不矜，終累大德，故須盡精微，精微即此禮之精細微渺，凡周旋磬折，辨在毫釐，人所易忽處亦不輕放過也。高明即前高明覆物，無物不在其覆冒之下，性體原是高明，今窮極他不使卑暗，然世有一種人能心境如青天白日，昭昭可揭之日月，而動容周旋或未中禮，故須道中庸，中庸即此禮之無過不及。天下古今所通行的，必要將身在這條路走，中庸在全書原指性，此却指禮，乃一節之中庸耳。性體原與生俱來，何非故物，溫是從故上尋繹，然世有一種人，一味豁提本體以求了悟，而印

識不廣。終不免於危殆。故須知新。知新亦即是此禮之耳目。未
經見聞未到者。日漸考究。將去也。總一德性。而以職物言為廣
大。以覆物言為高明。以本來言為故。皆指此性。總一問學。而以
盡制言為精微。以中節言為中庸。以多識言為新。皆指此禮。禮
原具於性中。本非有兩。既別出言之。則性止就高廣一路說。若
必借助於禮者。故逐句以而字作轉語。歸下耳。敦厚以崇禮。總
收上四句。厚指前發育峻極。乃醞釀不窮。充斥無量。何等疑厚。
君子為之敦篤。有加無已。故仰所致廣大極高明溫故等。禮指
前三千三百。崇者尊崇。即頂盡精微道中庸知新等句中用而
字者。要兩下照顧。似乎有分用。以字者惟一直承。當未始不合。

究竟禮不能外性故須敦厚以崇禮雖分而實非分者耳既崇禮則上下治亂皆能以禮處之故隨在皆宜不驕等俱就下文聯看如以王天下之天子而猶必徵信庶民居上何等謙冲自不至驕以孔子之聖人而猶必從周為下何等謹恪自不至倍興是興起乎人如言而世為天下則容是見容於人如寡過而烖不及身此皆是崇禮之事根至德來明是見理之真哲是察事之早人若高擬德性而徒視禮制必至未得謂得輕世傲物或因而取禍者有之依引明哲保身之詩以相咏嘆益深有味於禮之能物身而游性後愈不可少此者禮即中節之和也

演繹前論誠觀之大矣哉聖人之道其道發物載物高明配天

洋洋乎流溢能發生發育乎萬物高峻上極於天而要非漫然空疎已也有物貫於其中優優充足大哉冠婚喪祭之禮儀有三百之多周旋進退之威儀有三千之多因天地萬物而禮隨以制焉要必待聖人之人而後三千三百之禮行故曰苟不至德貫徹此禮於身則此禮止散見於天地間至道不凝聚焉故君子德務其至於德性恭敬奉持不敢失墜以尊之而不但已也又必舉躡夫審問博學之功夫而道夫問學者如德性無物不蔽本自廣大固推致之矣而又克勤小物盡乎精微德性無物不擾本自高明固窮極之矣而又周旋於中道乎中庸德性之故本來原自具足固溫尋之矣而又見聞日廣知乎其新凡

此皆敎篤吾德性之厚以崇此三千三百之禮焉唯其崇禮是以居上則不爲自用之驕爲下則不爲自專之倍國有道則其言足以興起乎人國無道則其默足以見容於世詩言既明且哲以保守其身其正此崇禮君子上下治亂咸宜之謂與欲盡性者其可廢禮乎哉

〔問〕吳太冲問禮即性中物道問學即尊德性中事故將講以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故新等俱指德性而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乃指問學今從舊解將性禮分貼恐不免支離答曰若專論德性於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故新原無不該但前面所發德性業已詳盡此處要撥出個禮來故開首以聖人發育至誠

便見與前另是一義洋洋三句指性優優三句指禮性與禮早已分析矣於是從廣大中析出精微高明中析出中庸故中析出析每句下一而字作轉語乃於無可分析中強爲分析無禮與性不至相混而可各發其義若把廣大精微等俱指性反不見脫卸到禮上下敦厚以崇禮句便接上不得力矣蓋禮即在性中說禮原離不得性而不將性中析出禮來則又似混於性而莫知兼重夫禮之意也然曉得道問學即在尊德性中則盡精微等亦即在致廣大等中道理未嘗不圓特語意則不能一口吸盡自不免各爲岐向耳○屠琰問道問學即尊德性功夫今若分看則尊德性豈是無功夫的答曰焉得無功夫尊的功

夫。只在恭提一路。易云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尊德性是崇效天。而道問學是卑法地。正可相印。○鮑之聰問溫故知新與論語同。論語知新繇於溫故。此却溫故又要知新。何以不同。答曰。論為人師。必本原處了悟。方能開導人。故知新繇於溫故。若崇禮必見聞廣博。方能觀會通以行典禮。故溫故又須知新。○姚思孝問。溢性之人。豈不能崇禮。而乃以相規。王說及保身。則愈下矣。未審何故。答曰。性體稍超。禮制瑣屑。似若不類。故見地超脫者多不能純超凡步。然此於性中不過窺其影響耳。若真溢性之人。自必無此。如孔子事君盡禮。拜下不拜上。與上大夫言誾誾如。與下大夫言侃侃如。自浮游子看。必指為勢利。乃聖

人之謹飭如此。後人把禮看做不要緊的事。非毀胡致做晚王候。如今何心隱李卓吾之流。於性地非不稍有所窺。而卒不免殺身之禍。子思子於已像料於千百載之前矣。可見本體固要高超。作用非要精細。悟性愈高。於身愈當加謹。禮與性實相成而不容偏廢者。

管東溟曰。性包仁義禮智。而此獨重禮何也。聖人之所以治人類君子之躬。磨氣質莫要於禮。故見性之後。惟禮是崇。始可達於從心不踰矩之域。而聖人實以德性之尊制禮。故謂之峻極於天也。後世之學。裂爲二宗。則亦以禮之全徵求顯耳。夫子以非禮勿視聽言動答顏子之問仁。卽德性卽問學曷嘗二也。性學漸漓。乃有厭禮文爲忠信之薄。而專求諸靈明縱達者。有似乎尊德性而實非也。是謂狂禪之學。又有瑣瑣於三百三千之儀而反桎梏其性靈者。有似乎道問學而實非也。是謂拘儒之學。蓋禮不合於性。而德性亦不合於問學矣。卽朱子自謂平日於道問學居多。而謂陸子靜專尊德性。豈有未融之見歟。然所致

尊崇禮之學。殆未易言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洞〕前論崇禮此論守禮章內屢指禮字可見。承上以德凝道則已是有德了然非乘乎時位則止宜守禮而不可有悖愚自用。是無德賤自專是無位生今反古是無時皆烖及其身安可妄作。此引夫子語。三件原無低昂而子思本意則偏重賤自專生

今反古處下遂接以非天子今天下明明脫卻在時位上去矣。蓋非是輕德正恐恃德而犯自專反古之失耳。禮即三千三百之禮度與文又禮中就大者說出並言之度者車旂服色宮室器用皆制爲隆殺多寡之數文者衍字點畫及書籍皆爲攷訂流行軌乃車兩傍之轍迹中間皆闊六尺六寸。舉一車以見百度皆同書即書法古用大篆倫即行禮中之等級次第雖有其位一段形起無位一段看一亦字言有位無德固不敢作禮樂就使有德無位亦不敢作禮樂正見賤不可自專也夏殷之禮非不盡善然孔子不敢違時尚之周而用夏商正見生今不可反古也無位無時即與無德一般而不可徒恃乎德者

【演】禮有當遵者。夫子嘗曰。無聖人之德。愚昧而好自用。無天子之位。卑賤而好自專。非應遜而與。生乎今之世。復反古之道。如此者。必為王法所糾。庶民所議。烖及其身者也。繇此觀之。非居位之天子。不議乎三千三百之禮。不制乎多寡隆殺之度。不考乎聲音載籍之文。我周自制禮以來。今天下。車尚同乎所制之軌。書尚同乎所考之文。行尚同乎所議之倫。但較然其畫一者。蓋雖有其位。苟無其德。是愚而自用。固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是賤而自專。亦不敢作禮樂焉。夫子嘗曰。吾說夏禮。杞之文獻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之文獻存焉。然生今不敢反古。吾學周禮。今天下皆用之。吾惟從周。此可見有德而無

時位則惟當遵守時王之制而已矣

疏俞流問引夫子愚賤生今語原是德位時並重下文無德不敢作是重德無位不敢作是重位今用之從周是重時分明三乎何以獨重時位答曰子不看非天子今天下喫緊道此二語豈不是重時位下文亦不敢作亦字明是無位亦同於無德能說夏學殷而仍從周明是無時又同於無德非是獨重時位謂德當與時位並重故下章即接以三重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

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測前論守禮此論制禮既有德又兼乎時位方可制禮王天下有三重謂德位時也寡過然下無惡無射就自身免過說上焉者雖善無徵下焉者雖善不尊二善字正指德乃將二雖字撇開二善字而發明其無徵不尊民弗信從之害則有德之必不可無時位其故愈較然矣於是直接以君子之道本諸身固有

其德。徵諸庶民。又有時與位。三重兼全。於此方可制禮。然亦未易輕率也。考三王四何。乃是兩制禮時詳審如此。考三王。如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斟酌前代之制。三王與我一般。並無差謬。建天地。如上律天時。下襲水土。隨其時運風氣之與尚。天地與我相合。並無悖戾。質鬼神。所謂上帝臨汝。無貳爾心。鬼神其依憑。筮協從。鬼神於我呵護。無有疑與俟後聖。所謂其或繼周。百世可知。如湯之繼禹。習服。武之於湯有光。後聖與我一般。無有猜惑。凡此皆從徵諸庶民推廣之。乃徵信之極盡處。三王有成迹可據。天地有形象可見。猶人所易曉。惟鬼神至幽。後聖至遠。故獨釋之。知天。知天之曆數在爾躬。曉得天屬意於我。知人。如

朝覲謳歌訟獄之歸。曉得人歸心於我。此俱就制禮時說。不是虛論其理。要之天地鬼神前聖後聖。合來總是個天與人歸。而民心即天意。則前面徵諸庶民一語。又足總該之矣。如此制禮。自然民心信從。一舉動而世爲天下率繇之道。動已該得言行。世已該得遠近。下不過抽出言之。行指政事。言指號令。遠有望。是沒世之後。思慕不忘。近不厭。是親炙之下。鼓舞不倦。惟其制禮能因民之信從。故其行禮亦得民之愛慕。而信從不替。如此。承無惡無射。應前徵諸庶民。而天地鬼神三王後聖。亦即徵信中事。蚤有譽。承永終譽。久後有譽。則初先可知。應前世道世法世則。有望不厭。引詩以結之。咏嘆於徵信之爲要。必以德乘乎

時位方能盡善也

〔演〕禮有當制者在王天下之人有德位時之三事並重焉必兼而舉之方能免於自用自專反古之失其寡過矣乎若徒有一德何足爲恃如上焉者雖有德而善惟時不在我世遠無徵無徵則無以取信於人不信則民不從我下焉者雖有德而善惟位不在我身賤不尊不尊則無以取信於人不信則民不從我故王天下君子固本諸身有其德矣又徵諸庶民有其時位焉孫是考驗諸三王則因革與之相参不相差謬建立諸天地則風氣隨其所宜不相違悖質證諸鬼神則百神於我所護無所疑貳豫俟諸後聖則損益百世可知不至待惑夫鬼神至幽質

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之爲意乎我也。後聖至遠。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之歸心乎我也。惟天與人歸。是故君子制禮。一舉動而世爲天下所率蹟。一制行而世爲天下所效法。一出言而世爲天下所準則。遠之後世則想慕其丰采而有望。近之目前。則鼓舞其變通而不厭。其民心之信從。一至於此。詩言在彼無所憎惡。在此無所厭射。庶幾夙夜之間。以永終其聲譽。詩以觀凡王天下君子。未有不如此徵諸庶民極於天地鬼神三王後聖之協應。而能世道世法世則。蚤有譽於天下者也。然則三重者其可缺一乎哉。

商譚貞默問、總位時。乃後人訓詁之語。註以議禮制度考文釋

三重似爲有據答曰上下文止言無德位時之不可制禮並未見言無議禮制度考文之不可王天下則所重在此而不在彼明矣況制度考文即括於議禮中則止係一事而不可以三言也○叔月問本諸身正是制禮本領徵諸庶民乃根本諸身來還該重德答曰上文雖善無徵雖善不尊正是德謂何反以雖字丟過又上文兩言不信民弗從惓惓歸於徵信則本諸身正應德徵諸庶民正應時位三者安得非均重也唐時雍曰知天知人與前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一樣何以不指德反就時位說曰前之知天知人論證非此之知天知人論制禮各從本章前後文看出故有不同曰世法世則非德何以能至此曰

此有德而無時位則所謂雖善而無徵不尊民弗信從矣乃又世爲天下法則豈不自相矛盾〇任嗣宏問建天地謂風會有不同混沌而開闢開闢而文明其中五德之不齊忠質文之異尚看他風運氣化制出禮來然否答曰此更發得明快〇曹瀾顏問朱註以愚而好章屬爲下不倍王天下章屬居上不驕今何故不用答曰兩章俱通論德位時若以居上居下分貼則此論乎位於義不全惟無德位時止可守禮有德位時方可制禮以此分貼庶爲確當

仲尼章至經綸章

總測曰仲尼祖述至孰能知之爲一總段是書誠禮之義備以

明中和原不容有岐者蓋總以誠之作用處非可與誠相對但人自不能兼體而兼之者惟仲尼小德川流乃三千三百之散見大德敦化乃一誠之包含是會帝王天地而成其爲大者惟天下至聖發小德川流故說聰明睿知寬裕溫柔發強剛毅齊莊中正文理密察極如許名目之煩唯天下至誠發大德敦化故說大經大本化育惟一眞總括之要在作用上說故云如天如淵在本體上說故云其天其淵作用發見出來人易感動故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本體無聲臭淵默難窺故非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不能知之從古來至聖或誠有未至如經世之聖王亦能使天下尊親至誠或禮有未至如出世之至人天下亦未

必有能知契此作兩人看亦可然未有禮不本於誠亦未有誠不該乎禮其禮至處夫婦可與知其誠至處聖人有不知並行不悖即作一人看更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溯仲尼之合誠與禮概小德大德可見自堯舜允執厥中開萬世心法之傳仲尼猶君子小人中庸並行此宗派是以之為宗祖而祖述之者人知中庸作於子思而不知出自仲尼知出自

仲尼而不知制於堯舜此正子思所以遡其學術淵源以見立言之宗旨也此遞一語夫豈泛談文武制禮丕顯丕承典章極其精備仲尼學禮從周是以之爲成憲而發明之者天時乃四氣運行律如律呂之調兆陰陽愆伏處爲之燮理如洪範雨暘寒燠風時庶徵之應原與貌言視聽思五事相配而歲日月時皆有省者是也水土乃五方風氣有剛柔燥濕之不齊重示爲禮謂以身子體貼他不相滲戾記云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是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覆幬謂合帝王天地兼體之而包括無外正指仲尼之大處辟如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謂條分之而運行不悖卽就大中析言之蓋四時日月亦皆

天地中所有也。持載覆幬、影着大德敦化。錯行代明、影着小德川流。萬物並育以下、是就天地形容仲尼。萬物各得其氣以有生。飛潛動植、並育兩間、似乎相妨。然皆保合太和、彼不消假借於此、此不消侵刑於彼、有何妨害。道即萬物所禀之性。萬物各率其性以爲行、如仁者見之謂仁、智者見之謂智、百姓日用不知。以至魚潛鳥飛、似乎相反。然皆各正性命。夫婦可以與焉、魚可以察、有何悖戾。道分布處爲小德、如川之流、千支萬派、無不處處浸灌。乃流行之造化、賦予各足者。合攏來爲大德、敦厚其化、如大爐冶金銀銅鐵、無不一併銷融。乃主宰之造化、醞釀無漏者。在人小德即禮、亦即中節之和。大德即誠、亦即未發之中。

天地之所以爲大，正總轉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必大小合德者，小德以流其化而不使漸積，大德以敦其流而不使滲漏，大小貫相合而非有兩體者，單說天地，仲尼自見取譬之意亦即該於其中矣。

（節）合誠禮以兼體。唯獨仲尼，仲尼所本爲宗祖而纘述之者在傳執中之堯舜，所尊爲成憲而章明之者在制周禮之文武。上焉調之如律呂而贊其光，不使有愆伏之天時；下焉襲之如重襲而合其俗，不使有失宜之水土。於帝王天地能悉爲包括，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而無一理之遺漏；就中又時爲運旋，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而無一理之參差。天地

間為物各得其氣以為生並育矣、而彼此初無假借。不相侵害。

道之散於萬物、各率其性以放動並行矣。而應感初無窒礙。不

相悖戾若此者、蓋小德以支分其流、而灌注無遺。蓋大德以敦

厚其化、而融洽不厭。此天地之大、雖以形體、而大小合德。正乃

所以為大處也、仲尼之德之同天、一至此哉。

〔商〕鄭尚友問、地云持載。持如物之有柄、惟操柄故載得穩。天云

覆幬、幬如蓋之有簷。惟簷垂故覆得全、似與他處所說覆載者

不同。答曰、此說得細。○余祈徵問、並育並行、川流敦化、俱指仲

尼說。此天地之所以為大方轉到天地上、以贊仲尼、正與唯天

下至誠為能化何相似。答曰、唯天下至誠、唯是彼此相形的、

故可作轉此天地此字是上下直接的自須頂著前文○俞麐颭問並育不害是論生氣抑論形體答曰若論形體則人與禽獸亙相吞噬其爲相害者多矣此還是論生氣○張殷甫問以萬物並育頂天地道並行頂四時日月與上文正相關合何爲不用答曰萬物自是物類竟當不得天地道無所不該亦不專屬四時日月此兩句合看道字即根萬物來並育是受形並行是率性較爲貼切曰道字看作率性於下小德似乎重複曰道與德原是一個但屬在萬物則言道屬在天地則言德○陸鳴時問川流者流其化敦厚者敦其流惟大能散爲小而小仍包於大天地之大大字緊與大德相粘而小德就特其中分見耳

今講以誠禮分配小德大德以小德大德分配至聖至誠恐太分析答曰道理本自圓通而說話必待分析方纔明白若論道理如至聖章聰明睿智等指小德而如天如淵已合敦化至誠章大經大本化育指大德而聰明聖知達天德已合川流義理未嘗不可融通然看他分章各以至聖至誠開首至聖明指禮至誠明指誠確然有別則小德大德又自兩邊分析能知其理之合自不礙其言之分也

管東溟曰書契以後道當祖於羲皇不祖羲皇而祖堯舜何也爲其先得百王之中耶也故刪書起自二典憲章法祖也法程必遵文武何也道可遠宗而法必因乎近代也不闇遵王之制爲然耶使夫子而王天下斟酌三代亦必多宗周禮觀周因於殷禮可推已律乃非昔之律冬有愆陽夏有伏陰則天時亦有不合律處燮調愆伏時乃律然蓋聖人不能違時雖曰時至事

起而實有挽回氣運之巧焉謂之先天而天弗違亦可也。襄水
土，居營遂撥居宋森虎與夫閘柴閘修皆是也，使其得周而洽
亦必修其政不易其俗，齊其教不易其宜矣。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
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
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
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
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
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測）天下至聖乃崇禮之聖人即項上小德聰明睿知不是贅五
段皆指小德之川流為德之作用處故歷列其名相之多處以

有臨亦不是因體以知用乃直頂上句蓋人或聰而不明或聰明而不睿知則照臨得這一邊却照臨不得那一邊定有遺漏今聰明睿知兼集一身以此照臨天下儘彀他用故謂之足以有臨下四句倣此容是受納之廣德之能容處即分為寬裕溫柔執是持守之堅德之能執處即分為發強剛毅敬是對越之嚴德之能敬處即分為齊莊中正別是辨析之精德之能別處即分為文理密察隨其所用各各具備故俱稱之為足聰明睿知與文理密察似俱指知但有臨之知其光廣遍如經天日月之垂照有別之知其光詳細如萬家燈火之辨物蓋知原徹始徹終他德皆不可少故以兩義首尾發之耳如上聰明睿知諸

殷能徧將來以言其包括之廣茫無邊際謂之溥博以言其停蓄之深了無底裏謂之淵泉此又推進一層的淵泉二字下只以如淵一義贊之則二字不必過爲分析時出是聰明睿知等隨時流出正解川流之義而必言夫溥博淵泉者見小德之根於大德非此則小德無所從出即出亦所感不靈也如天如淵是狀其廣深之難量莫不敬信悅是狀其時出之感通敬信悅所在即聲名所在惟莫不敬信悅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六句不外中國蠻貊乃一一數出鋪張之凡有血氣謂其能知痛癢便皆可感通尊是尊之爲元后親是愛之爲父母臨與容執敬別及見言行皆德之出身加民而川流之小德

處處貫通者。故能莫不尊親而配天。遂與至誠等。加個故曰字。
以應前高明配天。則大德誠不廢。夫小德耳

［演］孰能小德川流。推天下至聖。德無不遍。爲能聰而不蔽於耳。明而不蔽於目。睿而思通微。知而識遍物。於天下無所不照徹。足以有臨也。寬而不狹隘。裕而不急迫。溫和而不慘烈。柔順而不暴厲。於天下無所不受納。足以有容也。奮發而不委靡。強立而不挫折。堅剛而不柔脆。忍毅而不間斷。於天下無所不主持。足以有執也。齊素而無汚染。莊嚴而無褻狎。中而無過不及。正而不偏不倚。於天下無所不虔肅。足以有敬也。文彩而不粗率。條理而不錯亂。謹密而不疎漏。明察而不混淆。於天下無

所不辨析足以有別也苟聰明睿知容執敬別之衆德據之爲溥博包括極其廣源之爲淵泉酬酢極其深而隨時所値川流以出之溥博非尋常之溥博乃如乎極廣之天淵泉非尋常之淵泉乃如乎極深之淵其時出也一見之於容貌而民莫不敬仰一言之於詔誥而民莫不信向一行之於政事而民莫不悅服唯其敬信悅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於蠻貊極之舟車所至到人力所通達天之所覆幬地之所持載日月所照臨霜露所降隊凡有血氣者皆與至聖之作用相爲感通莫不尊親夫惟至誠高明配天而至聖所感之廣亦同於至誠故曰配天川流之小德豈局於小而已哉

〔商陸鳴燦問〕聰明睿知註謂生知之質寛裕温柔四項分屬仁義禮智今講何以不用答曰此乃發明小德川流故有聰明睿知等如許名目若總云生知之質便說向大德去了論大德則一而已何得繁稱至於寛裕温柔等正惟分出許多名目方見其爲川流何必又以仁等一字括之〇凌元徵問聰明睿知等舊解以上句爲體下句爲用謂即體微用於足字似爲體貼答曰既屬小德川流則通該在用上見政惟川上極其完滿接入足以句方穩直捷若說即體微用反多背轉搨了〇朱逢泰問文理密察獨難分析當如何體認答曰此難正解須以織錦爲喩如一經一緯交錯成章乃爲文章既交錯容易紊亂今却絲

縷根根到頭秩然有條理既有條理容易稀疎今又絲縷根根緊密絕無縫隙既密實容易紊作一片今更絲絲縷縷分明可以審察是之謂文理密察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測〕天下至誠乃真心完滿之極即頂上大德大經大本化育皆指此大德之敦化言也大經是五達道爲萬世不易之經常至誠真心之貫徹橫衡直橫經則分之而條理不紊綸則合之而聯絡無間是爲經綸大經大本乃中也者天下之大本至誠真

心之蘊蓄於未發本體，絕無頑惰放逸，烱然植立，是為立大本。化育乃天地生物之不測處。至誠真心之證悟，其知如神，於造化測微無閒，是為知化育。然總道真心內無有邊際，無有起倒，而不思不勉，絕不假借於心力者，夫為有所倚，此不倚之真心與大經大本化育相為貫徹，有如一體，是之謂仁。其仁懇至之極，更無一毫覺懈，故加肫肫字以贊之。仁是實字，天淵乃是虛字，即形容此仁。觀上止說如天如淵可見，但如則猶是兩個，而其則天淵竟屬至誠矣。論其停蓄淵深而又深，則云淵淵其淵；論其包括大而又大，則云浩浩其天。此皆狀其敦化處。周乃色色完固，無纖毫損缺，方作聖，故即以聖字代方字。天德者誠為天

殆指不倚之真心上契於穆之體者言聰明睿
知之至聖又必達乎天德則下學上達體與誠合方能知此其
淵其天之至誠而見小德必歸於大德而不容有閒者耳
〔源〕孰能大德敦化唯天下至誠心無不真爲能於天下貽垂之
大經分之合之而經綸焉於天下未發之大本卓然精明而立
焉於天地生物之化育洞然了悟而知焉此皆真心內自然全
具夫焉有所倚於思勉爲者是心也與大經大本化育相合爲
一初無一毫間隔肫肫乎其爲極懇之仁而未足盡之也停蓄
之深淵淵乎其爲極深之淵包括之廣浩浩乎其爲極廣之天
苟不完固其聰明聖知以上達於穆之天德者其孰能於天之

浩浩淵之淵淵悉皆知之。然則非至聖合於至誠。則大德其可易窺哉、

「問陳齊鳴問、總是天地之化育、如何有贊與知之不同。答曰、知贊二字、猶知行二字、理原互見、惟贊能知。亦惟知方能贊。○方士亮問、夫焉有所倚、倚些甚麼、若於上看、當云不倚於經綸立知、然離了經綸立知、作何光景。答曰、此是焉而無跡。雖有經綸立知、而不作經綸立知能所之見、即所謂不思不勉者、若有思勉、便非至誠極則之境地。」黃士孝問、舊以其仁其淵其天、分頂經綸立本知化作三平看、今不分屬、又以仁字另作一頭、何意。答曰、此章是發明大德敦化的。說個大經大本化育、已是分

析了安可又爲分析因仁字是實字淵與天借來想像的虛字
眼故以肫肫句作頭若二字看須俱作實字解天淵便說不去
且上章如天如淵正與此相照亦作實字解可乎○沈泰問聰
明聖知有指爲韜斂其聰明雖有而不有此與達天德方串合
得來答曰到達天德則無聲無臭聰明自然韜斂矣若因聰明
處便謂韜斂何須更說達天德○鄭孕虞問管東溟謂至聖至
誠所造皆在前章至誠聖人之上其中等級甚多所說最細亦
信然否答曰至誠即前至誠並非有異惟至聖乃前稱聖人然
始之以大哉繼之以至德則亦未爲非至聖也但以前言揄揚
未盡故復有後文以重闡之耳然予淺學無知當闕此以待有

識之杖定。

管東溟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此肫肫其仁體也仁則情通於物類以驗其未發之中至仁無仁退藏於密故曰淵淵其淵言淵淵則近於沉空無以驅其膚博之見至虛而至實含萬象於虛則湛一之中靡不有以會其性情而窮其變化是謂無極而太極浩浩其天也蓋惟至誠一無所倚故其性體之妙如此朱子以此三者分配經綸立本知化語意委似相承愚謂性體不二強分三德語到至誠無所倚處則光入於惟精惟一之極而不可分矣○至誠至聖亦有辨乎曰其至則一而體用分焉至聖之德即至誠之道之顯諸仁者也故上章多言其用而歸之於民敬民信民說至誠之道即至聖之德之藏諸用者也故此章專言其體而約之於其仁其淵其天體能藏用用必歸體至聖配天之功用以至誠之心體觀之猶太虛中之浮雲耳故言肫肫淵淵浩浩非聖智之達天德者不能知也前章以至聖接至誠其人道之極歟爲賢希聖者言也此章以至誠極至聖其天道之極歟爲聖希天者言也尤人望道未見以此耳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

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測]此是全書之總結。歷引詩辭以作證而抽繹之。與首章段段相合。無另一義者。各段俱宜應前開講。不必串合詩衣錦尚絅、

錦是文采。絅是緇衣。錦若在外。是內面反不如外面好看。惡其文之著。故必尚之以絅。即此詩便見微處。就要緊君子之道。只在隱微處蘊蓄裡面。實有外面恰像沒有一般。闇然韜晦。然誠則必形。明著動變。自不可掩。日漸章顯出來。此即君子之中庸。小人之道。全在顯見處鋪排。外面極爲的確。然中本無有東扯西扯。棚補不來。日漸消亡了去。此即小人之中庸。淡而不厭三句形容闇然許多妙趣。闇中絕無濃艷。一味清恬。是之爲淡。本似沒滋味。然心下却能自怡。咀嚼不盡。淡而實不厭。闇中絕無煩擾專事。裡面是之爲簡。本似沒文采。然心下却有經綸美在其中。簡而實文。闇中絕無急躁。勿忘勿助。是之爲溫。本似沒分

曉然其中欺慊關頭爲學次第毫不有紊溢而實理這都是闇然遠風與顯方是自直遠以地界言風以民俗言皆指顯近是身最切處自是念初起處俱指微三句原是一樣意思反覆剝出到顯微處耳人若知得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便知功夫只在愼獨之微處做故可與入德謂得條門路可走進去也以微攝顯即以絅覆錦之意此爲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及君子小人之中庸特借衣錦尚絅之詩以作證而拈其餘韻者詩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正猶人心雖隱微而實是斷見出來的內省是把一心內自想果無疚病自覺得快活無愧惡於心志此只要挑醒一內字最爲關緊故下應以唯字君子之所不可及不在別的

單獨在此內而人所不見之處。若於人所見處鋪排。纔做得十分好，亦同作偽，此處大宜斟酌也。從潛伏發出人所不見，從孔隙發出人所不可及，然人所不見，猶說得匿。又指實到敬信處。詩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古人開戶在東南。屋漏是西北隅。黑暗居多，為人所不見處，在動上為敬。在言上為信，不動不言。則安得有敬信，乃是照言動時字義。以狀出其本體。要只有惺惺一念耳，從屋漏發出不言不動，從不愧發出敬信。此為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以慎獨，特借潛伏相在之詩以作證，而抽其餘韻者。詩奏假無言，時靡有爭，不賞者，不加賞賚，不怒者，不加譴責，從無言發出民勸者，勸之為善，民畏者，懼不為惡，從靡爭發

出說民已無地不該猶恐拘於迹之近故又說到天下詩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為恭是為篤其恭敬從不顯惟德發出天下平是人人皆化其恭而風一道同從百辟刑之發出此為致中和以位天地育萬物特借湊假不顯之詩以作證而推其餘韻者詩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是言語色是作用末者乃為治之末務而化民實不在此詩德輶如毛毛猶有倫類若德非有倫而不可以此相比擬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載即脩庸假帝之載訓作事字是以性命人而體物不遺者聲氣俱無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矣載是顯無聲臭是微德至顯微合一事理雙圓乃即性即命而以人合天故以為至極而無以復加矣此為

天命之性。未發之中。及中庸其至。特借天載之詩以作證。而抽其餘韻者蓋全書論理已盡。此章實不出前旨。不過借詩發論。而一唱三歎。有使人探索無窮。爲曲終之奏耳。

一演大小合德。而中庸有究詣矣。然其旨趣非無稽也。詩言内衣文錦。外尚以絺絅。謂錦爲文。正惡其文之著見也。卽此可得爲學之方。故君子之道。專在隱微處。縕著。若爲闇然矣。而誠中者形外。日見其章。顯小人之道。專在顯見處。鋪張。若爲的然矣。而無實者難繼。日見其消亡。此君子闇然之道。不事濃郁。本淡泊也。然有可久之味。而不厭。不事繁多。本簡徑也。然有在中之美而文。勿忘勿助。本溫和也。然有斑條之辨。而理闇然之妙如此。

學者若能知遠之跡於近，知風之蹤於自，知近自之微，必之乎遠風之顯，則知所以用功，而可與入德矣。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所待表彰之詩而倍為發明者焉。詩言魚潛淵，雖隱伏矣，亦孔之昭者，故君子從內省察，果無疚病，自能無惡於心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在此內省而人之所不見乎。於此不圖，更於何處下手。詩言相視在爾室，內尚不愧於暗處之屋漏。故君子不假動而敬，惺然不惰，不假言而信，確然不欺。潛伏相在之詩，其若與戒慎恐懼以慎獨之旨相為發明者乎。詩言奏進感格時，主祭者無有言說，助祭者皆靡爭競。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勉於為善，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自不為惡，而更有廣焉

者詩言不顯者者惟德百辟諸侯其刑法之是故君子篤厚其
恭敬而天下人人就理盡然平焉奏假不顯之詩其其若與致中
和以位育之首相爲發明者乎詩言予懷念文王之明德能不
大聲以色夫子言聲則可聞色則可見於以化民乃其末節也
詩言德之輶輕有如毛毛猶有倫類非可擬乎德者詩言上天
之載事無有聲音無有臭氣夫天載本顯無聲臭又微天道原
顯微合一而德至於此乃以人合天斯爲至極矣然則天命謂
性未發謂中之旨不因天載之詩而倍爲發明者哉歷取證於
詩辭而觸類而長中庸旨趣更安得有窮竟也耶
西劉亮采開首章論性直究到位天地育萬物似說微原離不

得顯何故此章開首言惡其文之著又似把顯處一筆抹殺答曰文之著者其文止在顯而不在隱乃有顯無隱者若中庸開端章在顯微合一位天地育萬物從不覩不聞來即顯即微亦微亦顯一毫相離不得首章云莫顯乎微鬼神章云夫微之顯此章云知微之顯皆是中庸吃緊喚醒人的眼目莫漫然讀過

○鄭懋賢問從來以淡簡溫形容闇然不厭文理形容日章今講俱屬闇然看至遠與風方是日章似將闇與章判然分截了答曰不厭明屬日心如何扯作日章蓋不厭文理原即在淡簡溫裡而正如錦之藏於絅內者得此闇中妙處乃能以近自之微致遠風之顯方是日章所在是顯微仍歸合一原未嘗作兩

一截觀也○狄秉謙問入德內必有功夫故下文內省不疚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皆用力語答曰內省敬信何曾有加於慎獨此處再講功夫意義便不免重複故須知有涵詠之義○李玉柱問截字看作事字病意一涉於事則日月星辰風雨霜露皆可言事與下無聲無臭何似覺不貼答曰正惟說事所以又說無聲臭乃見即顯即微之妙若兩句看作一串語則無聲臭句反贅令人論理但欲劈頭說盡豈知得婉轉雙關方爲不落邊際之則義也○柴世埏問聖賢立言無虛發者謂衣錦末章即天命首章之義不幾文繁而復乎答曰何但末章若論大旨則以源頭言天命之性盡之以本體言未發之中盡之以功夫言戒

慎不睹恐懼不聞盡之。以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盡之。以
還元言天地位萬物育盡之。中庸只首章。入門究竟。無乎不盡。
自此以後皆不過爲首章作註脚。至末章則如賦之亂又所謂
餘音嫋嫋者。今人不識宗旨處處爲求實義。遂至支離泛濫數
千年漫漫長夜予何敢獨執成見學者但將通部本文歷心玩
索自必旦暮遇之矣。